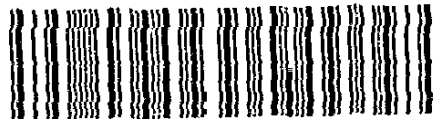


夏
日
作
集

文藝創作
十二名家



家 作 二 十
集 作 名 篇 短



3 0614 9819 6

天 奉

行 發 店 書 方 東

目次

團圓節	文俊
母子倆	張金壽
八千個日子	袁素輝
殘羽	王石子
血淚書	羅漢
張瞎子與王地戶	靳五
壯子	唐楷
雜婚	蘆沙
青龍劍	畢基初
第三個師父	侯少君
淡藍的花與紅紫	唐陶
駱駝蹄子之死	汪家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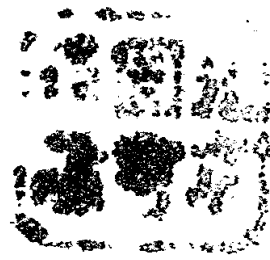
團

圓

節

文

俊



857.61

868.7

2

東堂子胡同的西口，恰恰對着煤渣胡同郵局，這兒在早日是寂靜的，在郵局斜對過有一家小菜攤，幾年以前，簡直的就疑牠不是商舖，門面刷了黑灰色，裏面也暗得要不得，永遠看不見有多少的主顧，但是近來門面刷了一層新亮而鮮明的油漆，並且貼了一些惹人注目的紅綠紙條，裏面便知道這是改成了鮮菜店，

每到黃昏之後，這座鮮菜店更出了大的風頭，各色的電燈，炫眼奪目的閃爍着，大號的播音機廣播着，如不是很熟的本地人，一定會認錯牠是電影院，戲園子，或是很發達的澡堂子，然而，門口却相反的沒有一些聚集的人，和徘徊的散步者，這情形和以往一樣的寂靜，沉默，我想這一定是受了牠 鮮菜店——以南以北和早前一樣的黑暗，而造成冷清的原因吧，一個深秋，不，恰是中秋，恰是仲秋節的黃昏後，本來天氣是不太冷不太熱的秋之氣候，然而今年却冷得異常，人們都會穿上了棉衣，在昏暗的馬路旁，有一條模糊的影子，漸漸的由南向北移動過來，沒有一個人注意他，甚或有人疑惑他是吸毒的乞丐，或是不法的賊結，因有他一個人很緩慢的沿着牆根角的黑暗的地方走着，他有些顫戰，兩隻手插在舊袍子的兜裏，他低望着，一會兒抬起頭來看看懸掛在東方的月兒，由樹縫裏透出了皎潔的光亮，一會兒又低下頭去，沉思不語，仍是緩慢的走着，左面的紅樓上，有幾個男女的影子在玻璃窗



上映了出來，彷彿是在宴會，忽然發出了胡琴的聲音，他靜心聽去，辨別出唱的是，八月十五月光明……，他喃喃自語的說，啊，八月十五，家家都要過團圓節的啊，……是約家家都要過八月十五的，他也想起了往日的仲秋，一家人都聚集在一塊兒，都圍着院子裏的大桌子，靜盼着月老娘出現，一直的等到她很嬌媚的在東方姍姍的走了上來，向下面溫城的垂視着，這時小弟弟妹妹便歡呼了起來，向着她和桌上擺的兔爺叩起頭來，接着便分月餅，吃葡萄，毛豆……，憂鬱的父親此時一定要踏着蒼白的鬚鬚，露出了笑容，母親也會把花了的眼睛笑得擠出淚來，說着一些慈愛，甜蜜，動人的團圓話兒……，啊，人倫之樂，多麼其而有價值的回憶啊，可感慨的回憶啊，已竟三四年沒有享過這樣的樂趣了，今年的離家，小弟弟喊着說，哥哥，今年要回家來過八月十五，別再讓媽流淚了，回來的時候，給我捎果子來，別忘了，……，這是多麼刺心的囑咐啊，怎樣會忘記，但是，媽媽的淚還得讓她流啊，

他回想着，沉思着，狂覺得眼前一亮，他很驚喜的說，這不是電影……，他到了這裏，……，啊，啊，是新發市的寶隆鮮菜店啊，他望了望……，他見了……，玫瑰酒，月餅匣子……，便垂下頭來走了去，不到……，鮮菜店的門框上放出了幽美的聲音來，細細聽去，已竟快完了，彷彿是……



……他呆呆的聽着，眼一動不動的直視着，身子倚在電燈桿上。這時忽又發出了淒涼哀婉的音樂來，他的心弦也跟着撥奏了起來，……真地風雲此恨長，雙雙珠淚濕羅裳。旅館淒涼夜未央，月照紗窗若斷腸，……萬里空迷想……悵望，……慘愴，……彈不盡悲歌一曲，血淚兩行，……啊，多麼悲慘的昭君，多麼動人的悽婉之曲啊，他似木雞一般的倚在電線桿上，身體有些不平的顫抖，啊，在他那枯黃的臉上，被電燈照出了兩道鏡明的亮光。由眼角裏經過面頰到嘴角，一直的到達了胸前，

鮮菜店的學徒出來關板窗，向着這個可疑的人注視了好久，直到關完了窗向裏走的時候，還注視了一眼，彷彿是說，這個可疑的人，為什麼到十二點了，還在這兒站着，並且對着這麼冷的風天來流淚，哭泣，

這個可疑的人，慢慢的在破衣兜裏掏出了一封信，一封折疊得不成模樣的信。抽出了模老的信紙，在昏黃的電燈下又把牠伸張了開來，模模糊糊的可以看出是這樣的幾個大字，一看就可以猜出是最深的花眼的老了的筆跡，

弄兒知悉，信及報紙都已收下，勿念。關於所提交費一節，汝可向學校方面或是同學處暫時通融一下。現時家中拮据萬分，院中尚有積水四尺，不見低落，全家仍遷居於房上，汝

母咳嗽癆病日益加重，汝兄正患瘡疾，余亦患水腫，兩足麻痺無知覺，全家無一健全者，且天氣日寒，西風日緊，食糧多屬糠糲之類，人人面形菜色，汝二姪女，瘦而多病，日夜啼哭，似此處日之道，將何以已，

汝離家之時，目中含淚，余固知之，然同患難於房上，毫無益處，不如上京就學，俟將來有所發達，雖質衣典破，父亦樂爲之。奈洪水阻路，寸步難行，故汝所攜者僅東西鄰共湊之二十圓耳，一路盤費，及學費伙食，亦不過一月之備，父曾職教育界及二十年，似此之情形廣見不鮮，自父遺事之後，家資罄盡，至此，已疲於奔命，心有餘而力不足，徒呼奈何而已，

汝幼時家境尚佳，年愈長家境亦愈頹，至今已達四壁蕭蕭之窮境。造物小兒，何弄人如此之甚耶，

汝來信中所云，失敗是成功之母，貧苦是顯達之素，自古英雄多產自市僧，名士多生自貧家，若劉邦韓信之流，負薪映雪之類，且流落街頭，飄泊異地者，率多宦貴之後裔，失馬焉知非福，獲璧焉知非禍，富貴由貧賤而來，貧賤乃富貴之末。若余家今日之困乏，焉知明日不朱門列鼎耶，低在爲之而已矣……誠若汝之所言，努力掙扎，前進不息，必有成就，前途可望……，

願積水早日退去，父疾及汝兄之疾稍癒，學費自能如數寄去，不必過慮，家事更不必懸念，天無絕人之路，汝可安心求學，勿失父望，

父 字

他的名字單是一個秀字，從小便跟着飄泊的父親過飄泊的生活，曾在一個山明水秀的鄉村中讀過小學，那兒雖然是山明水秀，而民俗世風却很敦厚，有許多的地方都顯着粗野，不過，層層疊疊的青山，彎彎曲曲的綠水，撲鼻的花香，悅耳的鳥鳴……都給與了他永遠不滅的印象，後來，父親又要到另一個地方去，他也祇有踏上另一個飄泊之路，這樣一個幽靜之鄉便與他絕緣了。一直到現在。

當別離之一剎那，是他永生不滅的印象中之一焦點，風吹着帆船順着水流慢慢流動的時候，他那活躍而幼稚的心，變成了痛苦死寂而蒼老的磁石，這些好似鬧喪的送別者，暗淡的天色，悽厲的風日，和這些刺目的曾經住過的茅屋，遊玩過的山水……都值得吸引磁石之與鐵般的吸引，一聲去也，兩岸的垂柳彎着腰恭送着，黃鶯領着百鳥奏着歡送之曲，

悠悠的行者，渡過了驚心而駭人的鬼哭崖，待到了危險的莽牛嘯時，一陣犬風，船上的人們都狂喊着，狂喊着，掙命的狂喊着，祇聽得各刺的一聲，船的前艙是觸了礁巖——就是莽牛角——水手們都躍到水裏去，狂喊着，掙扎着，後面趕來的船隻，和岸上住民的跑來趕

救，船面已竟陷進了水面，船上的人們都被拉到岸上來，或是跳到別的船上去，這樣的忙亂到午後，沉下去的船裏的東西也撈上來了不少，然而，受傷而驚恐過度的秀的祖母，便暈暈沉沉的睡去，永久的睡去了，

三個多月的縹衣流淚生活過去了，

到了永城，祇好另安一個家庭，父親仍然拿着教鞭過活，家景一天倒比一天興旺了起來，這樣一年復一年的過了下去，秀由孩童升到了中學堂，多麼有望的家庭啊，多麼可慶幸的前途啊，

一家飽暖，千家恨，秀的父親因為拒絕了一位屢顧不厭的借貸者搗棍火，在一個正月初七的夜半，就受到了火神爺的恩惠，便紅光滿天的學學搗搗的響了起來，人們都由睡夢中驚醒了，逃命的逃命，救火的救火，直到天亮才告一段落，秀的母親抱着弟弟擁着妹妹在牆角向着灰濺哭泣，秀和他的父親也祇有陪着哭泣，歎息，哭哭和安慰，

秀的父親感到少親無友而居家異鄉的外來戶，是很難討得公平的，還是以為地熱是寶的坐地虎的腿粗，便一口做惱，躁了躁脾，不再渡這飄流的生活了，

回到了他們的故鄉——有着祖產的厚籍，田裏的生產，和一個小商店的收入，秀的家庭又整頓了起來，能過着超過一般農民的富裕生活，秀的父母都已到了五十幾歲，不再想到

外邊去奔波，但希望過着這樣無憂無慮的田園生活以安老境，而同時又極力的培植着秀和他的弟弟，希望把他都攻讀到鄉下人，喊做大老官——大學或留洋生——的地位，

人們的生活永遠是曲線的，不會永靜，也不會永動，這彷彿是上帝的金規玉律，

當秀將要完成高中最後的一年，啊，是八月吧，彷彿是很冷的天氣，人們都穿上了夾衣或棉衣——尤其是早晨和夜晚，一天的午後，校役送來了一封掛號信，他——秀——興高彩烈的接了過來，心裏想，又是匯票，恰巧又到了交飯費的時候，啊，真是知子者莫若父母，多麼可感激的啊，當折開來便覺得有些愕然了，不但沒有匯票，而且是母親的筆跡，很草率模糊的寫着，秀兒知悉，近日家中地面荒亂過甚，汝在校凡事多多留神，無事不可出校，亦切不可回家，雖見汝父之手跡及印章，亦切不可回家，更不可如言以往，切切……

母 字

啊，這是多麼可以驚異的信啊，真是倏忽其來，風雲莫測，秀自接信之後，天天都是在疑問，慌恐中過活，除去向家中寫信追問以外，便向各處的同鄉處詢問，所得的結果仍是望風捕影的斷片枝葉，一直的過了一星期，才接到了家信，接到了一封流淚的家信，

是的，在一個寒冬而靜寂的夜裏，秀的全家在做着甜美的夢，忽然聽得房上砰砰拍拍的響了起來，接着便跳下來七八個大漢，把門窗都給砸破了，把屋裏的東西，都翻箱倒籠的弄

了一床一地，所有的錢財和細軟都給插了去，臨走的時候，又將秀的父親拉走了。僅是穿着單的睡衣跣脚，一直到天亮，家裏的人們尋着足跡，發現了許多的血滴和被木柵撕破的衣布，都痛心的號哭了起來，比死亡更慘酷的痛哭了起來，翌晨黎明秀的父親臉上和身上滿都染成了一個血人一樣，酷似被判決死刑的囚徒遇着大赦的時期赦出來的樣子，呻吟着的竟軀在自己家門口的角落裏，這時秀的全家都是點禱着上帝的恩典，

軍警聞風勦捕了來，某個夜裏對抗中，聽說匪賊方面被官方捕捉去和正法的死傷不少，不多日，又接到了警告，是夜間點在門上的白字條，三日之內，定來洗滌全村，以報我弟兄掛彩之仇，……英雄金錢豹留，金錢豹，遠近聞名的金錢豹，說得到便做得到，多麼可怕的警告啊，全村的人們都起了恐怖的神情，由着親戚的設計，便在一個夜間，僑拌着收拾莊稼的模樣，我們一家人偷偷的逃了出來，逃到那兒去，到海亭埠去吧，因為從小跟着伯父的秀的大哥是在海亭埠的，傷心過度的秀的母親便在此時患了急性的肺癆病，

全家已竟遷到海亭埠來了，秀再也忍不住了，便告假跑回家去，啊，多麼悽慘的家庭，父親是二目有些失明了——很明顯的東西，和大的字還可以看見，而且骨瘦如柴，母親是患了直不起腰來的癆病，從每一個人的服裝上，面容上，可以看到一切都是窮困的，悽苦的，一年的時光，匆匆的過去了，

在暑假中，秀回家裡去，每天除了寫些稿子而外，也幫着家裡來工作——家中給製篩工廠束篩沿，給製巾工廠紡紗，借以獲些工資。父親常常到外面去拾些乾柴，碎菜，哥哥天天都要出去做工，這樣家裡還不致於挨餓，這是一個多麼勤勞而貧苦的家庭。

然而，貧難之神偏會降到貧難人的身上，使他們仰天歎息，垂地流涕，在將要黃昏的一個晚上，正是暴水的決堤，水汹涌的瀉着，山塌海嘯一般的怒吼着，狂奔者，不到一小時，水面已竟過了上門檻，秀的一家人都站到一房脊上，眼看着一些傢具都在水面上漂蕩着，聽呀，四圍的哭喊聲，咚咚的倒房聲，嘈雜成了一片，悲慘到了萬分，如果若是有十八層地獄的話，我相信那一些冤死鬼神哭鬼嚎的慘狀也不過是如此罷了。

在那兒睡覺，那兒去避風雨，吃什麼，喝什麼，……都成了問題，尤其是那些釜無隔夜之粟的難民們，

阿秀，明兒是你們學校開學的日子，我先給借些路費，你就去吧，還有三年便大學畢業了，難道還是如此嗎，關於家裡的景況，你就不必掛念了，天無絕人之路，無論怎樣困難，我也非要你攻到大學畢業不可，將來能不能爭光耀祖，完成老人之志，如兄弟之願，就要看你自己的作爲了，……父親苦笑着，灰色的眼珠向天上望着，眼角滴清淚，

秀兒……咳嗽了一陣，秀兒……八月十五能回……回家來嗎，……還是……回家

團 圓 節

……回家來吧，……你看……我……還能等……到……下一年的八月節嗎，我們……我
們一家人……再過一個……一個……一個團圓……團圓節吧，嚷嚷着，哭泣着，痰裡
帶着很顯明的血絲，她 腦筋 中一定很清楚的現出咚咚的何房聲，和一陣淒涼的悽悽聲。

母
子
倆

張
金
壽

天一下雪，小山就不能出門了，

他不出門誰出門，媽媽出門，買菜，送活，在颶風下雨的日子都是媽媽的事，

媽媽年老了，禁不住寒冷的侵襲，禁不住路途的遙遠，媽媽已經不年青，媽媽怕冷天送活去，怕冷天買菜去，然而媽媽得去，不去不成，

今天的雪下得很大，一片一片棉絮般的由天上飄，飄，飄到地面上走，小鳥兒懶於出窩總在檐下叫喚，老黃狗懶於動轉，便爬伏在昨晚睡覺的地方，盡力使身體縮小着，蜷伏在檐下的小角落裡，街坊家王老太太，也到了太陽走到東南角兒才起炕，因為她有兒子拉洋車來養活她，她起那麼早幹麼，

只有媽媽，天一亮就得起來，先把昨晚包好的一包衣服送給米麵舖的老西去，然後抱了由老西那里換來的玉米麵，再買一棵白菜走向家來，小山大概尚在被內，或許剛剛起炕，那麼，媽媽升完火我該和麵了，

媽媽回來的時候臉都凍得青青，眼淚在眼裡轉，鼻子也是紅紅的，放下米麵口袋，趕快把手放在口邊去噓。等到手指變過顏色來，才作她的事，媽媽主張作飯，後再作活洗衣，因為不吃飯彷彿沒有着落，吃完飯收拾完畢就可塌塌實實的去作活了，所以媽媽起來就作飯，作完飯就作活洗衣，給人洗作完了就趕緊送去，送去就好拿錢買麵，買麵回來，媽媽就作飯

，媽媽沒有一刻閑着的時候，

媽媽是爲小山那，

小山是媽媽最後的一個兒子了，他有過四個哥哥，全都在不過十歲時死去，最後這個已經有了十八歲，媽媽才放心來，媽媽說，前四個都是要賬的小鬼，討足了他的欠賬就回去，媽媽上輩子欠他們的，所以這次來要賬，不算母子，不算親人，是結這債務的關係來了。然而媽媽却又不免傷心，因爲究竟他們是自己身上掉下來的肉，活生生的死去，以此不能再見面叫乖乖，也實在是件懊喪事，提起來就眼紅，說呀說的就哽咽不成聲了，不過現在還有這個真正的兒子，看着眼花兒似的，心裡還痛快些，不然，媽媽說她早就尋死去了，現在，就憑着這個兒子活着呢。

媽媽說小山雖是她的真正的兒子，然而命太苦了，生不到二年就死了父親，父親是在職務上死去的，作巡捕正在站崗時忽然在離他崗位不遠的地方出了搶案，一會，聽見了槍聲，是聞聲前去的官人與匪人打起來，恰巧匪人逃走正經過這裏，父親要得這件功勞，却不料空手的人怎敵得過持槍的匪，於是就殉職了，過後得了殉職後的恤金，家裡就只剩了母子二人，指着媽媽兩隻手給人作活洗衣，不足的就用恤金墊補，

媽媽常說，要是父親活着，小山就造化了，何苦總吃這玉米麵呢，

因為媽媽拿小山當真正的兒子，媽媽就特別疼愛，好吃食給小山吃，好衣服給小山穿，笨重的工作不叫小山作，小山不願意的媽媽也不願意，媽媽順着他，小山樂意的媽媽也樂意，媽媽不違拗他，他是她真正的兒子，不是討賬鬼，媽媽說她之所以仍舊活着，就因為有這麼個兒子，她的後半輩子就全仗着他了，

小時候媽媽就不忍得叫他和比他大一些的孩子在一起玩，爲的是怕受氣，在夏天，媽媽帶他到大槐樹下躺着，等他睡着了，媽媽才敢作活，冬天，媽媽不敢叫他出門，冷風冷氣小孩子那里禁受得住，就是買東西也是媽媽買，送活去是媽媽送，叫小山在炕裏坐着，膝上蓋一床棉被，

小山不願意讀書，媽媽說不念也成，念書沒有多大用，所以小山沒在學堂受過老師的氣，沒有挺冷的天氣裏到學堂，沒花錢買過書

可是小山在七八歲時也難免有哭一笑的時候，因為媽媽既怕小山凍着，小山又要上街玩去或者媽媽怕小山熱着，可是小山又捨不得叫媽媽出門，到這時候，連媽媽也沒辦法了，只得狠一狠心，掩了耳朵咚咚的跑上大街，送完活拿錢買完東西趕緊跑回來，小山沒上過幾次大街，不敢去追，只得哭天抹淚，不過媽媽一會就回來，而且回來必帶許多吃食，

媽媽總覺得欠小山的債，虧負了他，小山則只知世上有媽媽，媽媽會作活，送活，買起

作飯，叫自己，親寶貝，乖兒子，

大一點的時候，有時媽媽帶他上街，告訴他誰是李大媽，誰是王大媽，十四歲了，媽媽在高興時，會居然允許他叫他一個上大街了。不過他以為大街不如家裏，家裏有媽媽，媽媽會給自己作飯。買零食，叫自己乖兒子於是他就回來了，回來的第一眼就先看看媽媽，媽媽也停下針線，看一看兒子，接着母子就都笑了，

劉大嫂，您的少爺真老實，不會說不會道的，真好，街坊二大媽說，您別誇了，他不值誇，媽媽謙遜着，

不是，又白淨，又老實，將來準錯不了，您這後半輩子沒有急着了，不好，不聽話，

媽媽雖向人謙遜，但同時已浮起了歡喜笑容，心房裏也來回跳動，她有兒子就足可以向沒有兒子的驕傲了，每逢這時候，她必向兒子睜眼微笑，兒子是她的作品，有人誇作品好她就喜歡，

不過她究竟是老了，精神，體力都漸漸衰落下去，許多老太太所具有的耳鳴目眩彎腰曲背的缺點，在她身上也不難找出來，彎腰曲背她不怕，耳鳴眼花她受不了，活主兒告訴他大褂的尺寸時她每每聽錯，因之作得了不能合身，作的時候也不似以先那般快，那腰好了，

尤其是晚上燈下，兩隻眼睛簡直看不清楚，舊日的活主都對她說，劉大嫂這活計可差得多了，當告訴她尺寸時，必重復的叮囑，記住了啊，不要錯了又改，她當然特別注意，加細作去，因為這是她的生路，母子二人就全仗着作活的錢去買麵，啊，金已經快墊補完了，

她雖然身體這麼累，精神却是快樂的，賜給她快樂的就是小山，他一瞧小山，精神一振，作活也就增加了勇氣，這點勇氣就夠她作半夜活計的，

媽媽常常想，快金還剩下五十元，這五十元可決不動了，留着給小山娶個媳婦，好成家子人家兒，小山再過幾年就成了大人了，掙來了錢，那時坐在炕頭要茶要飯，可真是前世修來的造化，只要有這個兒子成就，想到這里媽媽就笑，兩手作得更快，小山則坐在炕沿看小人書，不知媽媽爲什麼笑，但看見媽媽笑，自己也笑，媽媽看他笑，媽媽更笑了，

十八歲的青年輕易不上大街，十八歲的男子的臉和同年歲的大姑娘一樣，是那麼白裏透紅，十八歲的青年的力氣又如不出大門女子，連半桶水都擔不動，

可是媽媽指着他掙錢呢，媽媽的意思，彷彿人的歲數一大，憑這歲數就能掙錢似的，他的小山又老實，又白淨，掙錢一定不難，於是媽媽就像錢已到手那麼樂，

但媽媽終於難免一天比一天的老了，兩隻眼看活要離到適當的遠近，認一認針便會耽擱十分鐘，以早作到夜，一時不停，不是還沒有以先半天作得多，這樣，媽媽也服了氣，有一

天歎口氣說是自己老了，不中用了，

媽媽一天比一天老，小山一天比一天大，但只是身體高一點，別的還未見進步，到冷天他不出門，怕冷，熱天他也不出門，怕熱，見人不敢說話，怕羞，兩桶水只得仍叫媽媽擔，他怕累，

母子倆却仍是笑着過日子，

今天早晨，媽媽又必須挾了小包裹上大街去，那活是大街上廣興茶葉莊二掌櫃的，今天上午二掌櫃必須到達處探親，也就必須穿媽媽作的大褂，所以媽媽昨晚趕到四更才睡，小山睡醒一覺還見媽媽正作得活，他曾說，

媽媽，您該睡覺了，

孩子，你先睡你的，

他睡醒第二次的時候，媽媽正在收拾，外面正打着四更，

媽媽，還不快點睡！

你睡你的，不用管我，蓋嚴一點，不要涼着，不然明兒該又咳嗽，

但這個白天什麼也不幹的小孩，晚上實在沒有熟睡着的可能，母親收拾剪刀的聲音使他在被內翻來復去，

媽媽，您該睡了，

睡，這就睡，你，蓋嚴一點，瞧，這兒就露風呢，

媽媽同時給他掖好被，自己也入了被中，不過兒子已經睡不着了，轉過身來向媽媽說話，媽媽本來早已疲乏不堪，但不忍不理兒子的話，於是在靜寂的夜裏，這親愛的母子長談起來，

媽媽，明兒以後您別這麼累了，

是有，媽媽不累

您一天天的忙，到晚上應當好好息息，

忙也不得事，只要你好好兒的，以後還愁不給我掙錢嗎，過三年給你說個媳婦，我也是老熬太了，哈哈，

我也這麼大了，該作事去了，

兒子聽見母親在被內的高興的笑聲，忽然想提到這件事上來，十八歲了，常聽母親說父親在十八歲的時候曾到過江南海北，吃香的喝辣的，自己也彷彿不能無動於衷，雖然從小未曾出過十幾里的遠門然而到了某一個時期，男子都要打算到外面活動一下，自己似乎現在到了這個時期了，但是被中聽到的是媽媽反對的聲音，

你比不了你父親，我就是你這麼哥兒一個，二十歲之內是不能作事的，在家裏有你吃有
你喝，你忙什麼，

兒子默然了，

媽媽知道兒子有點不痛快，就用手拍他肩，口裏哼着催眠曲，叫到睡覺，兒子自一歲到
十八歲，催眠曲永遠沒在耳邊間斷過，曲裏蘊滿着愛，聽了使人只懷念到母愛，可是他聽膩
了，他想聽青年的歌，不過母親不會，而且這歌只憑裏面的愛，就可唱睡了多少青年的心
於是他無論在什麼時候，一聽這歌就要睡着，

今天，他始終沒有睡着，心中似乎有一個虫子在爬，非常癢得難過，他只是反復的躺
着，

末後，倒是母親的精神疲倦，唱呀唱的把自己唱睡了，

連天早晨就出了事，

一大片一大片的雪正下的緊，棉花似的堆在院內，堆在屋頂上，玻璃，用小刀割下一格
窗紙才按下的一小塊玻璃，凍得大花朵上堆着小花朵，小花朵上又堆着更小的花瓣，凍得小
鳥都不敢出窩了，就在裏吱吱的叫喚，

媽媽升火，把手都凍木了，耳朵也硬梆梆的豎在腦袋的兩傍，紅的發紫，

可是媽媽得上街，媽媽得送活去，二掌櫃的等着新衣出門呢，

於是媽媽把包袱挾在腰間，兩個肩頭一縮，走出了大門，

一出門，台階就滑了一下，險些躺下，媽媽緊緊包袱，提一提鞋，又往前走，

這回是鼻涕流出來，一下子流到嘴邊，媽媽沒這麼過，趕緊用袖口抹抹，一會，又流出來了，不知不覺的又流到嘴邊，這次媽媽伸出手來，先用二指堵住右鼻，用力一，然後再堵住左鼻，眼瞧地下的雪濕了兩片，媽媽才又用袖口抹第二次，

冷啊，

媽媽老了，不成了，前三年還冒着雨上過大街給小山賃小人書去，如今一些雪也禁不住，身上哆嗦起來，

媽媽想，廣興茶莊也就剛開門，一定不晚，取來錢就可到糧米店買五米麵，不然，晚了就要買不着。媽媽還想給小山帶一套燒餅油條來，

然而哆嗦得更厲害了，媽媽簡直不明白爲什麼這麼冷，雖然盡力使兩肩往一處縮，還是不成，小風一小陣一小陣颳，就像小刀子一下一下的削臉，

天上越下棉花，媽媽越冷了，越冷越想快走，越想快走越走不快，

一隻一夜未曾進院的白狗，正在凍的蹣跚，看見了委委蹭蹭走着的媽媽，牠可就迎了上

來，

注……

媽媽就躺下來，只覺得腳底一滑，天上一轉，就那麼頭東脚西躺下了，媽媽四更才睡覺，站不住腳，

上街的人很少，到了有人看見這個劉媽媽時，她已改換成頭南脚北的姿式，身子都凍直了，緊緊挾住了她的包袱，

小山正在被窩裏作夢，聽見了街坊們的呼喚就起來，起來說瞧見了媽媽，見了媽媽就哭，哭呀哭的就暈過去了，媽媽怎麼叫人搭進來的還是怎麼躺着，不過腦袋上的雪都化了，順鼻孔裏出來兩滴鼻涕，

小山叫着媽媽，媽媽不給他唱催眠曲了，不能給他作活買菜賃小人書了，小山不會升火，屋內真冷，凍得他直搽搓手，他不知不覺的叫起媽媽來，媽媽，您還不升火，

可是看見的是躺着的媽媽

於是他又哭了，兩滴眼淚滴搭下來落在媽媽的頭上，（完）

八千個日子

袁素輝

壽山；壽山

悄悄的庭院，從屋內衝出一個尖銳的聲浪，這聲浪在院子中打個旋，落在窗戶腳下一個孩子的身上，他仰頭望天空，面孔凍得發紅，頰上鑲刻着幾條裂紋，一道淚痕尚不曾乾，一直流到嘴角，頰下

滾滾來，撲的一聲門開了，一個中年婦人的身影迅速地顯現在門坎外邊，

聽見沒有，她暴躁地喊

孩子趙起地向前走了兩步，便站住了，仰起驚懼的臉偷看母親，見母親的顏色是那樣陰沉，眼光又是那樣犀厲，似乎早已聽到一聲短喝，快着，使用腳底躡着地面，踉踉蹌蹌地奔進屋去，——腳跟後面緊接着又撲地關了門，

那婦人轉過身形，一言也不發，孩子早已躲到牆的角隅，瑟縮心悸，在担心一個什麼樣的責罰，

我告訴你，壽山，婦人逼近到孩子面前，戮了他的前額一下說，我還養活得起你，誰希罕你去覓外食——哦，一定是了，你媽是後媽，不疼你，這是這個爛爛那個燒燒的好，便給你什麼你吃什麼，要是毒藥呢，你也吃，——我瞧瞧活活毒死你，倒乾淨，

媽，媽，不是——

不是什麼，婦人歪斜了頭，聲音像一柄鐵鎚，

媽，媽，我什麼也沒吃，壽山望着母親的臉，聲音有些顫抖，

那給你餅不吃，

我不餓，媽，

爲什麼不餓，你肚子有寶貝，可也配，壽山，我告訴你，你不必跟我要槍花，隔院的李
大娘好，你快給我滾，我不要你，

媽，媽，我不，我不了，

婦人一掌打過去，孩子的頭通的一聲撞到牆上，跟着便哭了起來，

哭，哭，今兒讓你哭個夠，那婦人握起一把擰子，雨點樣落在孩子身上，
悄靜庭院，孩子哭聲與抽打聲交響，奏成一闕孤兒曲，

第二天，壽山一見了李大娘就忙不迭跑開，那婦人——李大娘是個四十歲的婦人，生就
一付熱心腸，在幾個月以前死掉了丈夫，祇帶一兒一女過活，大娘爽快性子非常看不過壽山
可憐的遭遇，時時婉勸壽山的母親說，小孩子懂得什麼，不要這樣打他罷，但是壽山的母親
是個歇斯底里病患者，不但不聽，反更激動了她的憤恚，發瘋地打壽山，李大娘送誓志誠口
，即便與同院鄰居談將起來時，李大娘也祇有搖搖頭，慨感地說句，這孩子命苦，

壽山的父親是個洋行會計，娶了第一個妻子時，數年沒有兒子，從妻子的家抱來壽山，在壽山方三歲的時候，第一妻子逝去，經過一年餘，第二個母親出現在壽山面前，遂給壽山帶來惡運而勒始，壽山的父親原很愛壽山，但當和第二個妻子結婚之後，這種愛便不能正常地發育下去，日漸萎黃，乃至凋落，他的妻子不許他對前妻之子輪愛，同時更教唆他來憎恨他，用眼淚沖刷壽山在她丈夫心間的地位，這在他是一種沉重底煩惱，而想糾正過來歪曲，繼續愛自己的兒子，但當他這樣做了以後，他的煩惱更無邊蔓延龐大，那就是壽山身體上的傷痕越發多了，隨着壽山的傷痕，妻子的眼淚也深深在他苦惱上滴起無數淚紋綜雜交織成個無際的網，他不理解眼前這個婦人是一種什麼樣的動物，殘忍是不是將永遠握在她的手心里，一直用鞭子打發壽山的童年歲月，他曾經想盡辦法使壽山跳出這不幸的環境，他把壽山送到先妻家里，可是第二天又把他接了回來，原因是他不可忍耐這無可理喻的婦人的哭鬧，於此，壽山乃被犧牲了——因父親懦弱，母親的眼淚

生活進程中，壽山常常餓肚子，咕嚕嚕地那樣發響，這並不是沒有東西吃，小漆盒子裏面的黃色蛋糕多麼好吃呢，壽山明知道把那東西取出放在嘴里，一定美感非常，同時肚子也

可適宜些，但是，媽媽又要打了……於此，壽山不用說不敢去摸一下那漆盒上面的金色小麻雀，就連正視一下的勇氣也都消滅殆盡，

一天上午，壽山的媽出門去了，用鎖把壽山關在屋裡，壽山一個人坐在爐旁的椅子上靜靜地思索，他想起昨晚媽媽怎樣打他，爸爸怎樣生氣，媽媽怎樣哭——他了解，祇有爸爸是好人，只有晚上爸爸回家的時候，他的心才吐出些生望的嫩苗，

昨晚爸爸悄悄遞過來一個小包，怎麼媽還不去做菜，他默念母親快快離開，自己也好發掘一下自己的希冀，便常常把一種不安的神氣赤裸地落進母親眼里，

壽山，他心怦地一跳，你要幹麼，母親把臉朝向自己，

他低了頭，忽然發見自己的衣服凸出一個小邱，便不住手慌意亂起來，想用手去遮蔽，但又用力甩開了手，抬起頭來，母親的眼光正拋擲在那小邱上面，

我，我……壽山嚥嘴了，

什麼東西放入口袋里，那樣鼓，

呃，呃什麼也不是，

什麼，聲音好像一個霹靂響在壽山頭上，過來，讓我摸摸，

媽，壽山的眼淚像一條小蠕蟲蜿蜒下來，什麼也沒有，爸爸給的——一個小包，

好，拿來我看看，母親的聲音緩和了許多

壽山委委屈屈地用微顫的手把那紙包掏了出來，遞到母親手里，母親把紙包打開看了一

眼，隨又包上捏在手里，隔了一忽，一聲冷笑噴射出來，

好，壽山，我不給你飽吃，是不是，

壽山望了望母親的臉，有點不明白

壽山，我告訴你，你趁早別在你爸爸跟前胡說八道

爸爸，壽山看見爸爸的臉出現屋門的玻璃窗上了，

媽看見爸爸進來，立刻就哭了起來，把那紙包向爸爸懷里扔過去，爸爸皺了皺眉頭，坐

在一張椅上，媽哭喊嘯叨着，

壽山是你的兒子，不是我的兒子，我虐待他，我打他，我不給他飽吃，我是後媽

知道你有兒子，我又何必嫁你……我，我真是瞎了我的眼睛

，我怎麼了，我不是你們家的人麼，

爸爸辯白幾句，媽就哭鬧更兇，並且狠狠地打壽山，撕他的嘴，說他搬弄壞話，嘴欠，

昨晚的事，壽山有意無意地胡亂去想，背上的傷痕隱隱酸痛，肚子經過了昨晚，昨夜，

飢餓在不住鳴，他有點惘然了，面前浮出父親可愛的臉，後面可又有一隻母親犀厲的眼睛在盪動，搜索。

壽山，壽山，

他聽有一種細弱聲息在耳畔飄忽，是誰在低喚着，眼睛睜開來，却寂然了，他剛要再閉上眼睛，那聲音又響起，就在窗際

壽山，壽山，是我，給你這個，

他望望窗紙，一個人影在漾動，日光寧靜地滴進屋里，似乎是一個徬徨的夢幻，從椅上爬了下來，踏着腳去揪窗帶，原來是前院的李大娘。

壽山，給你這個饅首，裏邊有肉，別弄掉，李大娘說着，便從一格攸着白紙的窗戶遞進一個雪白的饅首，並且叮咐他，快一點吃了，不要叫你媽知道。

壽山望着李大娘的背影，那株大柳樹，眼包噙一泓淚水，爲這好心女人施與的同情所感動，乃心中不知如何是好，這時，肚子裡的飢餓貪婪地爬到嘴邊，便而不顧一切，把一個香甜的大饅首塞進肚中，跟着心中便輕鬆不少，也不再像滾一個木球那麼咕咕叫的了，肚子不餓，他的精神也闊朗一些，便小條帶一個飯，從李福孩子們學來的迷途的羔羊，月光光，無對誰，黑著連連受災殃。

天涯何處覓爹娘……

他悠閒地低吟，聲音有

些料，立刻凄酸愁苦滿漾了全室，似乎那一抹陽光也要淡了，壽山摸過肚腹，脈搏中注入些溫暖，却非常喜悅忻快，把貧瘠的歡悅從那低迴荒涼的歌中譜出，在別人聽來，許早蘊了一

把辛酸酸澀，於心深處旋出澹紋了，

剛到半句，壽山禁住了，他側起耳朵聽腳步聲，那樣熟悉，媽媽回來啦，他的心立刻陰暗下去，像是一陣狂潮倏然退下岸灘，留下了無暇荒漠，

那鐵鑰匙鑽入那凹形的鎖孔響了幾下，門開了，母親用手帕捏了捏鼻子，提起菜籃子，去上廚房，一會兒把一塊餅放在壽山面前，又走開去。

餅是灰色的，那麼僵硬，繼鬆軟饅首與肥美臘肉之後，壽山祇咬了一口便放下了，用手去摩挲那才由廚房吃過魚飯小貓身上烏亮的毛，小貓眯眼地打起鼾聲。

喚，母親看見了壽山的神情和那嘴上的餽景。

壽山固執地不承認說肚腹不饑是個謊，母親猛然給他推出門坎，一個跟頭，手背上擦傷的白痕下面立刻湧出血來，他哭了，淚水經冷風一吹，糊得怪難過，可是他希望容納了忍受去抵那一頓沒頭沒腦的毒打，

轉了根，却也不曾鬆過。

壽山所以下見了李大娘的身影，即決命的晚閉，使李大娘更難過了，

壽山身上一條一條的傷痕，那是他母親忿怒的連章，連連象往往是新生隨着平復，平復

拖出新生，伴着水一般的年華，無聲息流走，離開壽山，壽山的爹娘，

壽山的脖子細呀細的，焦黃色面孔沒一絲童年風采可尋，手指像老鴉爪那樣枯乾，他的渾身骨頭也一樣可以想得出來一付什麼形狀，營養不足使這孩子羸弱得這般可憐，活潑，生氣，天真，在上一被壓制得萎縮不堪，祇由他稚弱年齡上或可能看得出一點青春影子，

壽山怎樣挨打，怎樣一頭撞在桌角，怎樣一掌打他一個歪傾，怎樣破皮，流血，常常在李大娘一般鄰居口中流出，嘆息，點頭遂成了她們的表現感情符號，

秦大嫂，一天，李大娘飯後無事去找壽山媽聊天，這天兒可真暖和呀，冷在三九，我看倒成春天了，

可不是麼，大娘，這兒坐，我們屋子可真亂，——大娘這裏坐罷，壽山替李大娘搬一個瓦甕了，

我說，大嫂，壽山呢，大娘把眼光向屋裏轉一下了，

罰他在那冷屋子跪着了，壽山媽有氣無力地說

又怎麼了，

這孩子比牛還拗，大嫂你也不用細問罷，

車夫碰了一個軟釘，便訕訕道：「大嫂，也不是我說，這孩子真要不得了。」

壽山的媽不做聲，心中十分稀罕大娘的話，隔了一忽才說怎麼，還怎麼，孩子也不是大嫂的孩子，要是先妻的呢，也還可說，憑什麼爲他操心受累，一個莫不相干的孩子。

顯然，壽山媽的臉溢出了欣慰，大娘懂得這顏色，便可接下去，

大嫂，不是觀的話，要我，早把他送回他家了，虧得大嫂這樣精明，上回他爹送他回去，還令他回來，

那……他父親強接他回來，我又有什麼辦法。

還說那，大嫂，李大娘把話說得那樣低，那樣神氣，壽山這兩天更了不得了，衣服袋裏裝了把十來的小國幣，買這個，買那個，一個人也不知幹麼，儘向了牆隅啃裏亂嚼，

是麼，壽山媽的眉梢躍將起來。

是呢，我猜大嫂也不會給他那樣多錢去瞎化麼，我一把扯他過來，問他，他不說，我便嚇他說，壽山兒，你不告我，可小心你媽對你的皮肉呀，他才吐出實話。

誰給他的呢，

壽山說，是他七叔給的，並且告訴他不要叫大嫂知道，獨自個兒悄悄買些糖果點心吃，

大嫂，這樣孩子要他幹麼呀，——鬼捫他的心，變法兒他得向外，真是要不得了呀，這孩子，嗒，壽山媽深深一個嘆息，

李大妈見自己的話奏了効力，心中暗暗歡喜，便又把話緊緊說，

我也看得出，七步觀大，八步觀老，壽山我看他確實沒個大出息，這麼點兒便心眼油也似的滑，大了可真懸，什麼事他做不出，做出來大嫂雖不是他親姆媽，也不能保準會不愛累，不是麼，再說，大嫂三十剛出頭，不是沒生養的希望，弄這麼個贅頭，我看這氣生得再寬不過，別人更碎嘴抹些淡話，這逼人還叫人喘氣哇，

嗒，

大嫂不必煩心，實在我們外姓人都瞧不過，並且，他爹又不是不願意，我看大嫂這好真的數了罷，

大嫂，我不曾把你當做外人，可憐又像壽山這樣畜牲呢，我打他，打他都不出氣，除非他死掉我才心淨，壽山媽勝頭一動一動地詛咒，

李大妈暗裏打了一個冷戰，

自然李大嫂每有了空，便上壽山媽屋裏坐，每回總要把話說得順流而下，去說壽山怎樣壞，並且，儘情去用同情勾得壽山媽的歡欣，一來二往，壽山媽的心便活動了，絕意把壽山

逃走！

是一個飄着雪花的早晨，那雪壓在簷頭，樹梢，白茫茫的一片一切污垢，一切罪惡，都穿了堅潔外套，人們立刻辨不出它們原形，似乎宇宙滿拂了原始的風，真的沒有一疵了，

壽山穿了一件黑色棉袍，脖子圍一條很長項巾圍繞了，連耳朶，鼻孔，嘴都一齊掩存裏面，祇露了一雙眼睛，流出無限愉快，頭頂戴了一頂紅色絨帽，上面有個小球，這樣，由這紅帽的襯托，再經寒風吹得，使也有一種神紅掛在那黃面孔上面，壽山的綠青色童年可以嗅得出一點蒼涼味道來了，

壽山，

一陣撒嬌的喊叫，李大娘飛一樣從屋子裏面跑出來，

壽山，你要走了麼，趕忙走過來把那垂下的項巾頭替他掖在脖子下面，順手把一個小紙包——裏面有要緊的國幣——塞在他的衣袋裏，你爸爸呢，大娘滿含了笑容，似乎抑止不住心裏躍進出的快慰那樣地問

屋子裏邊哪——大娘，

什麼呀，塞在我的袋裏，

這樣大雪，看你這一身，沒什麼，到裏再打開看看罷，來，來，上我這廳上等著罷，大娘握了壽山的手，拉他到麻子上，

八千個日子

三一

雪飄舞，翩然黏在樹枝上，纖弱枝杆便緩緩低下了腰，吻貼在房山的簷角上，麻雀縮了身體，躲在簷下窩巢裏，做着瑟縮的夢，宇宙的一切全在安謐中溶化消矣。

壽山走了，永遠走了，被父親握了手腕拔起一身雪花，去邁過丘壑另踏上一條陌生途徑，抖索一個新生。

壹尾流星滑過天邊，八千個日子沉澱在生命海底，
又是一個雪天。

一列火車長蛇似的馳騁在廣漠無限的原野裏，紅起眼睛發狂地奔跑，氣息是那樣粗魯，
哪——哪——哪。

在二等車室裏有一隻小男女，他們無言去望窗外的雪花，原野，樹木，房屋，都一排排向後傾去，但是眼前的却依然是雪花，原野，樹木，房屋，彷彿火車實在不曾走，祇在旋轉，天邊紫水晶般起伏不斷的山脈，是一條線。

每個人心中都蘊藏了一把希望，那希望時時從遐想之籠氣中伸出一隻手，在他們目前招搖，
悅動。兩個面孔愉快地，泛出笑容。

安琴，我想她老人家總不會怪罪的罷，男的向身旁美麗的少女說，
一定不會的，小女的態度很果斷。

青年笑了，馬上沉思起來，一間雅緻的宜人的臥室，立刻湧進意識裏，有一隻矮腳彈簧的床，有一架滿擺了香粉香精瓶盒的梳妝臺，有一個硬線條的寫字臺，有一個流線型的花架……

我想，青年的音調很輕，我們是不是需要一隻戒指呢？

那——去問媽媽罷，她可以爲我們預備的，

但，安琴，我總

不會的，一定，

那麼，我這樣想，你可以獨自一個去見你母親，取了她的同意後再告訴我。——我租一間

旅店等妳，好麼，

這倒可不必罷，

我看，這樣辦，我的心才安一點，

展，聽我說，她一向是不管我的，她曾告訴我若干年前她有一個歡仄，而希冀在我身上要求到懺悔，

可是，我，你，爲什麼一顆心總在芬亂中跳呢，

那是你，總怕……一層嬌羞，抹在聖處女的臉上，

八千個日子

是的，安琴，我不能忘掉你一刻，有林，才有我，沒有林，我又在何處呢，好，展，我願了你罷，明晨我們便可以到家，下午總可以來接你，

謝謝你，安琴，一個安慰的笑，

雪花亂飄着，撲向火車，他們的心也像雪花一樣地奮揚，向了前面希望之手撲過去，

青年一個人正在林社無聊地翻弄當地的報紙，一陣電話鈴響，一串客客清朗的笑，

展那，成功了呢，快來罷，快快，

青年震地從沙發裏躍將出來，按鈴喚那林社夥計去趕快開輛車子

天黑了，雪格外精神地翻飛，飄，飄，紛紛地落在青年心頭，是一層柳絮，心，便也柳絮一般飄揚，飛上了天空，高，更高，青年坐在人力車裡，皮輪碾在雪地上發出吱吱地響，兩條印痕，像白紙上的墨線，從輪底，從心底蜿蜒拖出，一直拖到回首處的無邊的遠方黑暗中，那盞有一盞路燈閃閃着黃色光輝，雪做成一掃銀紗的簾幕靜靜低垂於路燈四周，

我——真幸運，真快活，這青年默然在心中自語，那笑容像一朵春花燦爛開在一張紅潤青春的臉上，這笑，畫出了他的未來的甜芳與幸福，

車子在一家人門首停住，兩扇黑漆的門緊緊閉着，在緊閉裏面有一個妙齡女郎和一個她的

母，

青年按一下那電鈴的紐，

展麼，展麼，安琴驚一般的聲浪從門隙擁出，跟着青年頭頂上的門燈霍然亮了，

喂，安琴，安琴，

門開了，安琴的笑臉迅速地閃出，青年跨進門，安琴給了他一個甜蜜的相見的吻，

展，拐過這個院子便是媽媽的臥室，她，真等得你急了，

安琴扭開了北屋的屋門讓青年進去，青年剛走進兩步，一個婦人從裏面出來，青年倏然驚愕，全身彷彿觸了電流，立刻麻木了，神態似脫了套的繩索，他渾身震盪，胸膛像吹鼓了的氣球，從心底泛起一陣子冷而顫抖通遍肢體，——可，站在眼前的安琴的母親，你是二十華齡自己的媽媽麼？

呢，呢，呢，你這條子——壽山，婦人胸脯地像一隻木雞，往事咀嚼着她的良心而心在

安琴的話不會說完，青年早已轉過身形，再會，他喉嚨沙沙吐出聲低虛動然後震地遠起。

蒼步跑進室去

展，展，怎麼了？展，安琴這將起來，眼旋着多大的個，

八千個日子

三五

青年自己開了大門，跑出去，雪依然光猛地下着，門燈不曾亮，在密密的雪花交織下，青年消失了他頹長的影，

展，展。

安琴大聲的喊，吸泣這不幸的突變使她愕然呆然，因而更深陷進龐大無際捉不住原因的空虛悲哀裏，心上落下一片荒涼，雪落滿了她一身，從此竟如是平凡的沉埋了沈澱且生鏽的八千個過去的日子，那麼無聲地，(完)

殘

羽

王
石
子

其在夏夜納涼和冬天圍爐話舊的時候，祥總是要聽到父親這些家訓，

一輩子是很不容易活完的，活一天要碰一天釘子，去對付這些釘子，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忍，我覺得百忍堂中有太和這句話，實在是千古名言，老夫子不是也說過嗎，小不忍，則亂大謀，這次你哥哥的死，可以說就是因為自己不能忍，我很喜歡你，你比他老實，以後一定要遵守我們的忠厚家風，做到這二點並不難，只有學吃虧三字。

子祥的父親確是用吃虧二字使自己幾十年的白子都是平靜的，他總是以寬厚待人，有少次無理的逼迫，他都忍受了，氣憤在他肚子裡太不能收容時他就念經，或到村外去瞭望廣闊的平野和天空，雖如此，他也得過兩場大病，都是氣出來的，他自己想，世間就是叫人生氣的地方，就是苦海，要想超脫，只有忍耐，只有學吃虧，是的，結果他培養成性與世無爭了，

子祥的哥哥得了他父親相反的影響，無論什麼事，只要認為不對，馬上就反對，幼年父親給他娶了個太太，辦事庸劣，醜態百出，等他長大，衝動就離婚了，他在岳父的權勢之下坐了一年監牢，以致憤懣成疾而死了，他在街上學法張公理打架，打官司，甚至到過鄰居的家裏去替老年人打他們的逆子，替受氣的丈夫打人的妻子，所以他只能活三十歲中斷恨而死了，

父親愛兆祥，兆祥很聰明，自幼就懂得適應環境，不像他哥哥那們倔強，他順着父母老師的意思去作人，不和人打架，不和別的孩子們玩耍，從十幾歲就在私塾裏開始留長指甲了，鄉里的人都讚美他少年老成，父親當然更喜歡這老成，因為老成就是學吃虧的基礎，兆祥自孩子時期就得到這老的習慣，所以好些人都爭着把自己的女兒配給他，父親希望兆祥早一點作了父親，自己變成爺爺，來宣傳這孩子的成功和家庭的幸福，於是在兆祥十四歲就完婚了，太太比他長九歲，

及婚後第二年上半年，兆祥果然順着他父親的理想，叫父親抱上孫子，他父親每天的臉上都是笑的，常這樣對家人說，

吉人天相，吃虧長在，這真是對的呀，

子祥從鄉村裏出來受都市教育，一年後，他也有一些變成都市的樣子，這是使他父親很失望的，父親覺得他又快成了他哥哥的形態，前途一定也是危險的，好在十幾年來都很相信兆祥，所以就讓他繼續在都市這邊下去，

六年的中學教育進入兆祥腦子裏許多新的東西，但他較哥哥聰明，不多把意志拿到行動上來，尤其是回到家鄉，總是很圓滑地去適應，不像他哥哥，過年時不給人噓頭，也不駁斥老年人們的見解，心裏不喜歡的太太，也決不表示不滿，他依然緊披着以往的外形，但心裏

總是有新舊兩個力量在交戰，兆祥很會調解這新舊的衝突，在老人面前他是老人，在青年人面前他又是青年，所以他在任何事上也不站在前邊，也不站在後邊，

恰在他中學畢業的時間，父親離世了，父親在最後的一呼吸時也是喜歡欣悅的，他承認兒子這們小的年紀就會了處世的方法，他是可以安心瞑目的，

鄉間也早已沒有古風了，幾乎各村裏都盤踞着許多土豪劣紳，兆祥縣裏的孫五爺就是地方上的領袖，他在軍隊裏做過事，退伍後在縣裏當保安隊長，土地局局長，賑災會的委員，也當教育局長，縣裏一些訴訟他都能辦理，只要拿錢到他這裏來，就算勝利了，因為他和縣長的談話，就是法律，差不多的新來縣長，他是都能有個認識和連絡的，現在的牛縣長是他當初的舊友誼，所以他很能說得上話去，

兆祥的父親在世時，年節總要送孫五爺許多禮，這是當時被兆祥的哥哥最反對的，他哥死前的一年曾給孫五爺寫過一封信，痛罵他的劣跡，並警告他去後悔，就這一封信幾乎給他哥哥不利，至終由他父親賠罪，送去一份貴重禮物才算了結，但這點貢獻依然沒拔去孫五爺心裏的仇恨，

孫五爺對兆祥的哥哥雖然恨，可是有點怕，對他父親是可憐，兆祥代替父兄支撐家庭以後走的是中間的路，既沒哥哥那硬，也沒父親那們軟，凡事他都游離矛盾，所以他在孫五爺

眼裏是個沒有出息的人，

孫五爺給他的第一砲就是遣人向兆祥借二千塊錢，子祥當然明白這是乘他家老弱可欺時要報復私仇，兆祥還是用中間的辦法去應付，也不敢擋，也不敢不給，於是拿出一千元去折衝，孫五爺是飽經世故的，兆祥這種小圓滑在他處世的把戲裏僅付之一笑，這件事算過去

了，
兆祥只是埋怨他亡兄，嫌他作事太走極端，不會處世，

縣長在這夏天要查民間的私囤食糧，這並不是上舉的命令，是孫五爺獻給縣長的一條生財妙計，這是一場全縣的民苦，兆祥家在這場大難上當然更有了大難，搜查他家的官人裏有大部分是孫五爺的私人，所以他一被搜查就帶到官裏去，他明白自己的罪就是少給了孫五爺的錢，這時他承認自己並不够聰明，甚至於想到哥哥的處世法是對的，

在縣看守所裏兆祥整住了兩個月沒受一次審，他雖然沒念過法律，也覺得這不是法律上規定的，他依然作事很圓通，毫不把他這案情和孫五爺有關的話透出來，整天只是一聲不響地聽同監人的談話，

從這些談話裏倒叫他發現自己並不是最苦的人，他聽說有一個平常很守本分，因為一個惡棍想佔他的妻子，他加以反對污辱，因此幾天後就被捕到官裏來，押了一年也沒受審，後

來縣長更換了才放出來叫他回家，

他還聽見一件事是一個學生只有一個母親，自幼父親給娶了一個媳婦，她的父親是個紳士，因為他常年不在家，媳婦以勞欺他家的孤弱，總打罵母親，他憤怒到縣裏去離婚，可巧縣長是老學究加以岳父在縣裏的地位，於是以他思想不正的罪名判了無期徒刑，

兆祥在監裏兩月，倒得了許許多多的知識，這些話簡直像些錐子來刺激他，他雖然心上蒙了二十來年老成圓滑的原皮，終於叫這些錐子刺破了，他開始明白哥哥，欽佩哥哥，並很自己不該一生裏就沒有青年，他覺得父親的忍為高是錯的，至少從自己得的教育上，要在這個黑暗的鄉村裏放出一點光輝，

他又在監裏住了一個月，因為老母在外邊的奔走，他才得了受審的機會，

你叫劉兆祥嗎，牢卒在一天晚上把他提到公堂上來，這個屋子黑污的像一座廟宇，裏邊滿掛着愛民如子，公正廉明的匾額，牛縣長瘦得像個骷髏，臉上罩着一層很重的烟灰，眼睛關得不能睜開，身後有兩人用力為他揮扇，縣長這句問話是由兩旁的衙役把它擴大了喊出來的，縣長的聲音僅像一隻蜂叫，

是，我是劉兆祥，兆祥現在變了許多人生態度，所以聲音是很高揚的，

渾蛋，說話這麼橫，縣長一拍警堂木，衙役亂哄哄地用力嚷這句話，還不給我跪下，

我是沒有做什麼不法的事，不能跪，兆祥總是他哥哥的弟弟，一下把這些年的處世術全撕碎了，你這個太狡猾的東西，牛縣長從小打聽差起，還沒遇過這們一個不講禮的人，隨着這句話拿起來警堂木打向子祥的身上去，衙役們見這正是表現忠誠的機會，於是三四個人一起過去把他按跪在地上，一人給了他一個嘴巴，踢了他一脚，一人給他一個耳光，更搶着把警堂木棒置在堂案上去。

我不必再向你什麼，你家窩藏違禁品，子祥這時要搶縣長的話，一衙役過去就給他一個嘴巴，縣長又說，說痛快話，你家裏私囤食糧和違禁品等情，像法律判你十年徒刑，如果不服的話，上告我也不怕，下去，縣長說完站起來走了，於是兆祥被衙役另扶到一個更堅固的大房子裏去。開始幽靜的生活，

半月後，縣長通知兆祥的老母來接人，等他母親見子祥時，子祥的魂靈已經離開人間兩天了，(完)

血
淚
書

羅
漢

雲，

你還記得嗎，

在秋風四起，落葉紛飛的一個悽靜的秋晨裏，太陽剛由東方的雲層裏爬出一個火紅的深紫色的頭，你穿着一件碧深色的外衣，像一隻春林梢上跳躍的小鳥似的，隨着人們由車站裏出來，你那兩隻水汪汪的眸子，像在尋找什麼似的，向接站的人叢裏亂瞧，你的眼光由每一個接站者的臉上飛過去，但是最終你失望的停住了脚步，立在站外茫茫的向站裏望，好像你自己對你現力失掉了信仰，要不是，你還在探望什麼呢，

你立了有四五分鐘，你很失望的，毅然的轉過頭來，一直走下去了，

我看你這種天真的發作以後，我再隱藏不住了，我便急忙由車站角落裏的草棚房後跑出來，我高興的，真比什麼都高興的呼喚着你，你聽到我的聲音以後，你像有點不相信會有人在叫你一般，慢慢的站住，遲緩的轉過頭來。可是等你看到我以後，你又歡喜的跳躍起來。哥哥，你那裏去，害人找了半天，我恐怕你又因了微小的事情生氣，所以沒敢告訴你我藏起來，

我們一邊走着，你一邊說，你在家裏怎麼樣的寂寞，怎麼樣的盼望我的信，怎麼樣的跑山，說到跑山的時候，你很興奮的，我還給你帶來了兩枚楓葉，鮮紅的楓葉你笑着，那粉紅

的臉蛋上，現出來兩個美麗的酒渦，雲，你的酒渦是你身上最美麗的一點，但是在你笑的時候，才能看見，

進了我們住的屋裏時，你像生氣似的，撅起小嘴來，你離開我就不能清潔，就不能使你自己的東西乾淨，我真不知道我那塊又污垢了，因為知道你今天來，所以把一切的東西都從新的整理了，洗濯了，這不都很乾淨嗎？你不等我的話說完，就跳起來把我的洗臉手巾由盆架上拿下來，你看，這手巾黑到什麼樣子，還硬嘴呢，我看看那手巾，使我無言對答的微笑着，你對於我的用心，實在是無微不至，

有一天傍晚的時候，葉女士來了，雖然我知道你最恨她，——因為她時時的在追逐我，可是她既然來到我們的家裏，難道我們能不招待她嗎，我看出來你的臉色有點不歡，我本想託詞溜出去，可是她且死不放鬆的和我攀談，我真有點難以措置，拒絕她吧，她又是一個老朋友，不拒絕她吧，等她走了你又該合我吵鬧了，終於爲了情面上的關係，我没有依着你，我無心的與她東拉西扯的談了幾小時，或者她是因為你只是坐在我的身旁，始終沒有理她的原故，她便無精打彩的走了，

我送走了她以後，回到屋裏的時候，你正埋頭在寫字台上，不知寫什麼呢，我剛要走進去，你等一會再來，五分鐘以後，我没有敢反抗你的話，我立在門口等着，果然在四五分鐘

以後，你停筆了，把寫好的一張信紙送到我的手裏，你便到你的臥室裏去了，——我們住的一共是三間房子，我們每人一間臥室，另一間便是書室，我慢慢展開那封短信，雖然我還沒有看她，但是我心裏已經估量，又是老詞，不要再理她，你再理她我就不理你了，……等語，因為每次她一來，你就會在她走後這樣的警告我，可是一經我表白了我的心，表白了我不會愛她，任憑她如何想着法要由你的手裏把我奪過去，我決不會使你失掉了我，同樣我也不能叫別人把你由我的手裏奪過去，經過我的誠懇的表白了以後，你便伏在我身上，微笑着唱着定情曲，

可是等我看完了你的信以後，使我像觸了電似的，我的全身都麻木了，雲，那是我們相識後的第一次使我受到的極大刺激，但是我不怨你，也不怨葉女士，我只恨我自己，恨我為什麼決斷力那麼遲緩，

等我含着淚，追到你的臥室時，你已經把大部份的東西，收拾完了，好像立刻便要動身的樣子，我真急了，臉上像火烘着一般的發燒，兩行濃淚不自覺的由眼眶裏滴出來，你且依舊在躬着身，往提包裏裝衣服

雲，雲妹，你怎麼不了解我的心呢，你……我已經淚不成聲了，我把你手裏的衣服奪過來，我搖動着你的身子，這時我發現你也在流着淚，雲，你平日是不愛哭泣的人，這或許是

因了過量的委屈所致吧，

有什麼你說呀，爲了這一點問題你就肯毅然捨我而去嗎，再者我已經與你說過了，至死我只愛你自己，別人是沒有資格把我奪去的，怎麼你還不信呢，或者你是爲了恐怕我因此悲傷過重，你躬身的身子突然的直起來撲到我的身上，你在淚光裏又露出那可愛的微笑來，你緊緊的掩住我的嘴，我相信雖然你笑了，但是那掩飾不住的抽泣，使你的聲音發着顫抖，

我們默默的流了半天淚，終於你止住了淚泣，哥哥，此後不要再理她，真的，我不知道是受了什麼病，只要看見你和她說話，雖然都是閒談，我的心裏就像刀子在割着一樣，也許我是太自私，可是我願意別人罵我自私，罵我什麼都好，你決不能再同她說話，你能允許我這種自私的要求嗎，我點着頭，表示允許，雖然我依舊流着淚，但心裏已經平穩多了，我知道這是你愛我的真實的表現，

當時我同着你給葉女士寫了一封斷情書，詞是由你擬的，字是由我寫的，寫完了，你便貼上了郵票，你高興的跳着，躑着，比往常更欣喜的，携着我的手，投到郵筒裏去了，

自此以後，你像去了一塊病一樣，每日唱着愛情歌曲，比以前更細心的撫侍我，我深夜不眠，妳也坐在身旁陪伴着，縱然妳已經倦乏到目不能圓睜的時候，妳也不肯去睡，早起不

等我起來，你便把我的洗臉水與一切應用的物件，點心等，都完備以後，你纔肯離開我，提著書包上學去，雲。在你的愛的暖窠裏，我嚐到了人生最快樂的，最幸福的生活，我滿足了，滿足使我忘掉了一切。

一天，是將入冬的一個微寒的天氣，你穿著紫紅色的棉大衣，由學校裏回來，手裏拿著一封掛號快信，你臉上代著微笑的，漢，掛號快信你玩皮的扯開，允許我看嗎，你像一隻小燕子似的，搖著兩隻胳膊，我點點頭，表示允許你看，可是你且不看，微笑的把信鋪在寫字台上，

看完這封父親來的掛號信，使我疑雲四起，什麼事呢，這樣急急的叫我當天乘車返家，你同時也在疑惑，最終還是你催促著我，恐怕家中有特別的事情，叫我立刻乘車回家，我也疑惑，由於疑惑我變成了恐慌，莫不是家中真有什麼大事，

在急迫中，你送我上了火車，你還叮嚀著，你有什麼事來信告訴我，如果需要我去幫忙的話，我立刻就去，三天內不見你的信，我可去找你去。在你的叮嚀還沒說完的時候，火車已經像爬虫一樣，由於慢慢的蠕動，而轉到了急劇的前進。你的影子便在我的視線裏消失了，消沒了，

到了家，天已黑了，我懷著疑團，不，那是極度的惶恐，敲著大門，門一開大家便喊起

來了，來了，來了，在這高浪的歡呼裏，我進了屋中，家裏來了許多親戚朋友，他們正高興的談笑着，玩着麻雀，我的驚恐在這一剎那間便消散了，所餘下的只有疑惑，但是家裏究竟是什麼事情，值得這麼喜呢，母親笑的嘴也合不上了，父親高興的正同着朋友們打牌呢，雲，我終是裝在鼓裏，作夢也想不到，大家正用喜樂在給我創造一世不可洗脫的悲痛，

漢，你休息去吧，這都是自己的伯叔，不用你陪着，去吧，父親和孺的說着，

剛一進母親的屋裏，妹妹們亂喊着，哥哥，你真快呀，很怕誤了你的佳期，我茫然的，不知這是由那說起，什麼佳期，我奇怪的問着，母親便一五一十的告訴我，她臉上沉滯着未有過的歡喜，你伯父母給你定親了，定的時候也沒有通知咱們，因為你伯父母最愛你，所以他們便自主了。母親緩了緩氣，現在送來了，日子也擇好了，是明日就成親的這都是你伯父母愛你的好處，真，這位姑娘真難得這麼好看，雲，這篇話就像猛烈的寒風一樣，使我整個的心僵硬了，失掉了一切知覺，在這突然的過度的刺激下，我便死過去了，

不知經過多少時間，我清醒過來時，我嘴裏無力的喊着，我已經：這時我看見父親母親和親朋們都驚疑的立在我眼前，尤其是我那多病的母親，她流着淚在撫慰着，我，孩子你怎麼了，孩子，我只有你這麼一個兒子呀，孩子……我恍惚的聽到她在抽泣裏碎語着，唉，雲，我的心已經被這突然的消息擊破了，我有許多的話要說，可是那時喉嚨裏像塞住了什麼

東西一樣，使我吐不出聲音來，急劇的抽泣使我全身發着抖顫，

孩子，你有什麼委曲嗎，難道你恐怕你媳婦不好嗎，孩子你想錯了，她不但是大學堂畢業，長的真比咱們家裏誰都勝強百倍，孩子，你伯父母疼你，他不會害你的，孩子：我臥在牀上，熱淚像暴雨一般的流滿了我的臉，母親的每一句話像尖刀似的刺着我的心，

親朋們都飽含着疑惑溜走了，父親也跟着出去了，我眼前這時只有母親，母親的淚像暴雨般的流着，溢滿了她那皺紋的臉，媽，你應當原諒你的兒子，媽，我實在不能再同別人結婚了，我已經早與人定婚了，媽，如果我同這位姑娘結婚，使與我早定婚的那個人怎麼辦呢，替我想想，並且家裏的事情，事前我一點不知道，這怎能不叫我傷心呢，……我有聲無力的說着，劇烈的抽泣使聲音忽低忽高的。起着波浪，

孩子，你錯了，你定婚怎不早告訴我呢 母親好像也因了抽泣，話音停了停，你不能違背你伯父母的好心，孩子，你看看現在一切的東西都預備好了，人家姑娘也來了，如果你不跟人家結婚，人家能答應嗎，再者你伯父母老了老了還要丟人現眼哪：孩子，你媽就生了你自己，你媽又十天裏有八天病，你如果狠心叫你媽為你立刻死的話，孩子，你就不用聽你媽的話，孩子，我也活不了幾年了 母親哭得更厲害了，

雲、慈母的話，使我更痛苦，更難過，母親多病的身子是受不了打擊的，她爲了我，從

前不知流過了多少淚，我每次生病的時候，他便愁眉重鎖的，整天流着淚，一直到我痊愈以後，他纔深深的嘆一口氣，唉，可好了，可是在我每次病愈以後，她會因過了度的擔心與倦乏而病倒的。想到這裏，我心裏更難過了，越難過眼淚越像水流似的滴下來，

雲，我愛你，你是我生活裏的糧食，是我前途上的源泉，可是我也愛我的母親，她是我生命的製造者，我不肯使她爲了我而傷心以至於成病，但是我又捨不了你，捨不了我靈魂上的伴侶，痛苦與決斷這時緊緊的在咬着我的心，使我在徘徊在狐疑的暗途上，

母親一邊流着淚，一邊訴說她怎麼樣的撫養我，怎麼樣與別人因爲我和人家孩子打仗而生氣……她好像越說越傷心，抽泣更厲害了，我或者是爲了母親的傷心，抑是爲了自己的痛苦呢，全身更顫得更厲害了，

夜深了，母親還守在我跟前，連珠似的眼淚像簷前的雨點似的落着，雲，母親的眼淚搥碎了我的意志，浸透了我的心，我咬着牙，忍耐着自己的創痛，媽，你不要哭了，我明天一定與她結婚就是了，媽，你休息吧，雲，我說這話時我是多麼難過呀，多麼痛心哪，好孩子……媽沒有白生你一回，母親深深的喘了一口氣，淚漸漸的停止了，

這一夜我没有閉眼，淚像晚潮一般，湧集在眼眶裏，流在臉上，一層一層的往事，在我心裏纏繞着，失望，痛苦似一柄鐵錘擊着我的腔骨，使我全身感到了疼痛，我想到正在盼望

着我的回音的你，我抽泣得更厲害了，我不知道明天以後將怎麼樣的活下去，如果這消息告訴你以後，不知你又將怎麼的哭，或者因此而自殺，……我心裏畫着無數的問號，

在這時幾次的我想在人靜時自殺，但是等我身子將要坐起來的時候，睡在對面牀上的母親便這樣的說，你還沒睡嗎，雲，母臉是真的問我沒睡着覺嗎，

天亮時客廳裏的牌聲纔住，家裏人七手八脚的忙個不停，雲，這是我命運投到深淵裏去的頭一天，

我們結婚的地址是一個大飯莊，晌午的時候，我纔與母親去到飯莊，來賓們的喊嚷與音樂的高揚使我暈迷，雲，這時實在是使我啼笑皆非，莫可奈何，生朋友的寒暄，熟親戚的嘲笑，使我含着沉痛的悲傷，強作苦笑的應酬着，雲，眼淚幾次的湧到我的眼邊，但是都被我咬着牙忍住了，流向那宿滿了痛苦的心腔裏去了，

在我與她行結婚禮的時候，幾乎使我驚怪的叫起來，雲，你猜她是誰，她是我小學校的同學，中學時代的同窗，我們在一塊相處已經有五六年的期間，那時她常常陪伴我遊戲……唉，我作夢也想不到是她，

她勝利的微笑着，粉白的臉上燃燒着羞與喜，她那兩隻毛毛的大眼斜視着我那浮滿了愁苦的面孔，我沒有一絲笑意，只是更痛苦，更難過，

我在沉痛的迷茫裏，行完了結婚禮，在我們互相携手照像的時候，悽痛的眼淚，又幾度要奪眶而出，又被我壓止着，嚥下去了，

一切都完了以後，母親令我們倆先坐車回家，在路上她問我別後這幾年的生活情形，她沉靜的微笑着，像一朵春光明媚裏的鮮桃花，但是我只淡淡的哼哈着，我整個的心被痛苦埋葬了，再也掘不出絲毫的喜樂來，

到家後我便躺在牀上，沉寂的合着眼，你不舒服嗎，她低聲的問着我，不，只是倦乏得厲害，我淡淡的答應着，

時間在默默中過去了，夜又慢慢的由遙遠的四面八方豎起黑暗的巴掌，家裏依然有許多人在打牌，他們噓噓着，嘻笑着，我在這混亂的噓噓裏，——或是因了過度的刺激與沉重的痛苦感到了極度的倦乏，漸漸的模糊了，

是夜深的時候，她由母親那邊回來，她把我由夢中推醒，你作什麼夢了，哭的那屋都聽見了，她依然是微笑的，臉上紅暈的沉浮着少女獨有的羞嬌，起來脫了衣裳睡吧，我始終沉默無語，痛苦無情的煎燒着我的心，夢裏流的淚浸濕了枕頭，

次日我因為掛念着你，我便推託事情太忙，家裏都說再過幾天回去也不遲，可是我堅決的要走，最後母親含着眼淚說，過幾天得空回來，再不後幾天把她也送去，

負着沉痛的悲傷，我踏着那被寒風吹得僵硬的道路，來時是那樣驚恐慌奔，歸時且是如此的酸淚低楚，我像一具死屍似的坐在火車上，我覺得火車走的太慢了，尤其是那人群的喊聲使我感到極度的厭煩，

哥哥，家裏是什麼事，一進門，你像一隻待哺的小雀一樣，欣悅，跳躍，撲到我的身上，抱着我的胳膊，我看到你這樣活潑可愛的動作，幾乎使我放聲大哭。心腔裏積滿了的痛苦與沮喪，像一塊海綿似的塞住了喉嚨，使我一個字也吐不出來，淚像秋晨裏的清流似的，湧出來，你怎麼，哥哥，你說呀，你急的聲音失掉了清楚，用力的搖着我的胳膊，

我，我太對不起你了，雲，我一點力量也沒有了，倦乏與沉重的悲傷佔領了我整個的身心，你不知所以的也流着淚，有什麼對不住我的地方。你似安慰，但語音裏含滿了疑問，你摸摸着我的頭髮，我只有哭，雲，這時在我的心裏也就只有哭了，

兩小時，我們互相流着淚，默無聲音的流着淚，最後我咬緊了牙關，我想哭到幾時，這事情也必須告訴你，使你詳細的知道，你恨我也好，捨我而遠去也好，但是我不能欺騙你，不能再哄你……我像一個罪人，——你的罪人，在期望你的判決，

在抽泣的聲浪中，我哭訴着這幾天的經過，不可抑止的酸淚葬埋了我的臉，你聽完了這悽楚的淚訴以後，你突然的止住了淚，這使我感到異樣的驚奇，雲，你愛

我，我也愛你，你是我生命中的燈燭，你是我前途上的伴侶，我們相愛已經三年了，在這三年的過程中，你用你的心血灌注我，培植我，就像栽花主人栽植他心愛的花一樣，你怕我受寒，你又怕我著暑，漢，你用盡了你的心機，使我在你的愛護下，美滿，知足，我覺得世界上幸福的人，只有我自己，我每天在愛的海裏生活着，這生活使我忘掉了一切，唉，誰知，誰知，命運裏暗伏着這不可思議的惡毒，這突然的一擊，哥哥，這不是太突然了嗎，可是我們的愛是純潔的，高高的，雖然三年的同居同食，三年中只是精神上的，肉體上且沒有絲毫的污點，這在我們愛的過程中實在是可慶幸的，可禁爲誇張的，漢哥，你也不要悲傷，也不要流淚，只要你依然的愛我，我決不因此而丟掉了我們這三年的寶貴的愛的果子，我仍舊是你的妹妹，你可愛的妹妹，我不會離你……你是興奮嗎，不，那正是極度的悲傷，哥哥，我離開你連一天也活不下去，我……你突然的又伏在我身上痛哭，這使我更痛苦更悲傷，就像一把鋒銳的刀一直刺入我的腔骨上一樣，

我們在淚泣中度過了整半天，夜又來了，沉靜的，悄悄的包圍了大地，鐘打過十二下你纔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去，我躺在牀上，回憶在纏繞着我，痛苦在蹂躪着我，淚一陣一陣的流下來，

次日醒來時，太陽已經由窗簾上照入一片白光，我滿身發着燒，頭像一顆千斤錘，再也

拍不起來了，嘴裏乾渴的像火烘着一樣，我知道這是病了，

雲，我喊着，可是喊了好幾聲，也沒有人答應，我以為你上學去了，可是轉而一想不對，今天是星期日呀，或者你是因為昨夜的悲傷，一夜未眠，現在纔走入夢鄉，我又高聲的喊了幾聲，伙計，

伙計進來時，他手裏拿着一封粉紅色的信，還有一個很大的包袱。羅先生，這是雲小姐臨走的時候留下的，叫交給你，他的話，像晴天裏突來的霹靂似的，什麼，雲小姐走了，她為什麼沒有告訴我呢，不知那來的力量，我跳下了牀，她到那裏去了，我由牀上把外衣拉到身上，她已經走了五個鐘頭了，她是僱去車站的車，說是坐七點三十五分鐘的火車去上海，現在已經快十一點了，怎麼她走你會不知道，伙計也有點驚奇的样子，他的話像一槓鐵板門一樣的壓在我身上，使我氣息短促了，怎麼了，羅先生，這時我只忽的聽見伙計在叫我，其餘便一切知道了，

我醒過來的時候，那平日很得你歡心的掌櫃的立在我的牀前，他臉上飽含着驚恐，羅先生，你覺得好些了嗎，他低低的問着我，我覺得心裏一陣劇烈的疼痛，接着便有一種腥熱的液體由嘴裏吐出來，怎麼，你吐血了，他有點恐慌的，把桌前的痰盂拿過來，放在牀頭，我接續的吐了四五次，心裏纔感到舒服一點，可以說話了，

掌櫃的，雲小姐留下的東西呢，我強打着精神，由他手裏接過來你的信，和那包得緊緊的包袱，我那失了神的眼光將一觸到你那粉紅色的信皮，便叫一陣暴雨似的淚點噙住了，我勉強的用被搓了搓，我扯開那粉紅色的信皮，雲，你的信像鎗彈似的，無情的，排擊着我那已經失掉了生活力的心。

漢哥，

事情的轉變，就像晴天裏忽然降起暴雨一樣，這惡毒的暴雨淋散了我的希冀，沖沒了我一生的快樂，使我失掉了前進的毅力與甜蜜的生涯，哥哥，你愛我，我承認你始終如一的在愛着我，我本不應當離開你，我也不願意離開你，但是由於這一夜的前思與後想，我又不能不離開你，不離開你，將來是更要加重了你的痛苦的，爲了你，爲了一切，我含着痛淚離你而遠避，（雖然只有一年我便可以拿到大學畢業證書，我想你免不了要因此這突然的離別而更傷心，更痛苦，但是暫時的痛苦是勝過終朝的憂愁的，日子一延長時間會使你一點一點的忘掉了我，……）

包袱裏給你留下一顆美麗的戒指，與我們這三年生活過程中的一本寫真集，還有我最愛的幾件玩物一并贈給你，作爲你愛護我的一點表記，

你所愛的雲留

雲，我一邊流着淚，一邊讀着你留下的信，劇烈的咳嗽，使我不停的吐着鮮紅的血，

雲，你走是我早已意料到的，可是我想不到會這樣的迅速，迅速呵，一切不都是這樣迅速的丟失了嗎，

當天的下午，我便移到醫院裏去了，沉寂的病房，使我感到分外的淒涼，我尊着醫生的囑言，仰臥在那雪白的病人牀上，暈迷的知覺，使我失掉了常態，在迷茫裏，你那活潑的影子，清清楚楚的在我眼前跳着，跳着，回憶像一條絲帶一樣，緊緊的纏着我那暈漲的腦子，痛苦無情的在蹂躪着我的心，有時我會不知所以的痛哭起來，但隨着痛哭跟踪就是狂笑，那白衣的看護像在替我難過的樣子，她緊鎖着一雙灣灣的眉，先生，你的精神太壞了，你應當忘去一切，平靜的修養幾天，我知道我須要靜養，但是這過重的痛苦底遭遇，已經使我失掉了理智與自主力，

在夜靜時，醫院裏，更沉靜了，連點風聲都聽不到，由窰孔可望見那碧深的天空上佈滿了亮晶晶的星星，不停的在動搖着，寂寞，回憶，痛苦，永不止息的在翻弄着我，……

雲，就這樣，我像死屍似的在那白布牀上躺了整整四個月，我離開白牀時，那暖和的春天已經來臨了，鮮豔美麗的濃濃的花香，幽揚放耳的清麗的鳥鳴，這一切情景使我暗自彈淚孤獨的傷懷，在我的生活中不是已經失掉了春天的快樂，與幽揚的歌聲了嗎，

雲，我們別來已經三載了，唉，三載了，這枯燥的三載我嚐盡了人想人的滋味，望東風
空自流淚，伴靜月長夜無眠，

雲，這三載裏，我不知流下多少傷心淚，你的影子時時刻刻的貼在我的心上，時間沒有
使我忘掉了你，可是我最懸念的就是，你現在是否已經得到了快樂的歸宿，抑或仍然獨自奔
波呢，我像遠行在沙漠上的旅人，迫切的需要泉水一樣的，我急切的渴望着你的佳音，完

張濬子與王絕戶

斬

五

張瞎子與王絕戶，是東莊一帶兩個極有名的人物，一提起他們兩人來，在東莊一帶，那真可以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且每一提起他們來時，那件極不名譽，而又極殘忍的事情的影子，就會很快的浮上每個人的腦際，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一個滴水而冰，遍地鋪雪的早晨，被街上的亂吼聲引出了大門，到街上一看，見一群滿面驚愕顏色的人，把街的中心，圍了個風雨不透，哭聲，叫聲，勸聲，罵聲，就從一群人的中間流洩出來的，我驚異的跑去，更用力的擠進去一看，呀，天，可把我吓壞了，原來好端端的個張年子，兩隻眼竟沒有了，生眼處竟成爲兩個血肉模糊的大窟窿，窟窿裏邊，還好像燒燙過，爛赤赤的肉，一塊紫一塊紅的，好不難看，好不怕人，臉上滿被着血，乾一塊濕一塊的，沒有一處好地方，他躺在門板上，已是氣息奄奄的了，旁邊站着他的一雙滿面急怒，滿面淚痕的父母，這時他父親向大眾們喊着，

鄉親們，你們大家聽真，我們年子的眼，是被那個王洛萬挖去了，……好個王洛萬，法子想的真高，自己沒本身，怕絕戶，借我們年子的種；……借種，呸，怎麼想來，年子他媽這時也加入一句，

真是太欺人，

旁觀的群眾們，在此時不由得彼此交換了一下眼光，原先的單純的驚愕的眼光，這時一變而為，原來如此，果然如此，到底出了事了，的表憤了，年子的父親接着又說，

再說那能借了種就害人呢，你們看看……

說着用手指了指門板上懸着的年子，

咳，我的個活，亂跳的大小子呀，……教我可依靠誰呢，

他大聲的哭起來了，年子他媽更哭的不能成聲了，

我非去告他不可，拚着我的命不要了，

這兩句是由牙齒間，一個字一個字的擠出來的，旁邊的幾個和事老，這時又說話了，

事情已經這樣了，一兩天絕完不了，你們先消消氣，給孩子請個大夫治治吧，

孩子已經這樣了，再抬幾十里到縣城，那簡直就要了他的命了，還是先請人看看要緊，

王洛萬跑不了，告他不在一時，

這個一言，那個一語的，果然把他們勸好了，幾個熟識的人，幫他們抬起了門板，又往回走去，於是圍觀的人群，又擁簇着跟去了，

王洛萬是東莊這一帶的財主，雖然是刻薄成家，可是現在總算是有財有勢了，然而有個大的缺點，就是沒有兒子，沒有兒子在我們那鄉下，說來，那不僅關係着祖宗的香火，而且簡直關係着個人的名譽，沒有兒子，一般人是認爲那是作了喪天良的事，老天給他的處罰的，所以彼此間立誓，最重的就是斷子絕孫，因此王洛萬焦灼的不得了，也真不知爲兒子燒過多少香，吃過多少藥，然而他太太的肚子，却總不見鼓了起來，於是聽親友們的勸告，花了幾個錢，娶了房姨太太，這位姨太太是個莊戶人家的女兒，濃濃的眉，大大的眼，身子粗粗實實的，很是個宜男之相，所以那些賀喜的人們都在異口同聲的說，不出一年，準能抱個白白胖胖的大小子，王洛萬看了看新人的樣子，聽了聽賀喜人們的賀詞，也頗爲相信，於是臉上更透了不平凡的喜色，

人在快樂中，日子是過得頂快的，不覺間姨太太已娶過來了四個年頭，然而在這四個年頭裏邊，姨太太的肚子，却也和他太太的一樣，沒有鼓過一次，這真叫王洛萬走頭無路了，眼看着六十的人了，有今天沒明天的，這大家業，可傳給誰呢，心又在懸空着了，於是又恢復了四年前的故技，訪問，打聽，求神，問卜，簡直每天以此爲工作了，結果有人告他說城裏的洋醫院能給想辦法，有什麼專治這一科的大夫，於是王洛萬帶着滿懷的希望到城裏去了，

醫院是附設在個教堂裏，一進那教堂，及診療室，那莊嚴的建築，及整潔的佈置，就教這個鄉下的土財主，覺着莫名其妙了，可是內心裏却下意識的如已經得了救似的，感覺着輕鬆愉快，然而據大夫診斷的結果，却與此相反的，大夫說，你本人性器官有病，不能有兒子，要有兒子，非施行手術，局部割治不可，但因為你本人的年齡太大，這個法子已經不行了，總之，兒子今生是無望了，

絕望是萬物之靈的人類的最大悲哀，所以洛萬自城裏回來之後，簡直覺着一切都是黑暗的，都是無味的，連吃與穿，覺着都沒積極的必要，絕戶的暗影，却擴大，擴大到無止境的擴大，擴大到洛萬所能到的任何地方，

——總是會利用聰明的，何況能發財的王洛萬呢，他在絕望之餘，想起了一個不平凡的奇轉的方法來——借種。

在他剛一想起這個辦法的時候，那烏龜，綠帽子等醜陋的名詞，也曾同時的浮現在他的腦際，然而，絕戶，家產無人繼承等實際的利害觀念，却也與之而俱來，於是借種，烏龜，絕戶三樣東西在腦海裏，作了個殊死戰，而實際利害，總來得實際些，因重實際而發了財的王洛萬，當然會很聰明的決定了要採取借種這個方法了，所以在幾番心理交戰之後，就決定了，要依此而行，於是接着和他的太太作了個通過議決案的商量，更讓他太太和姨太太合計

合計，而且允許給他許多好處，在姨太太點頭應允之後，接着就由姨太太本人指定了個對手——長工張年子。

三

張年子是本村的人，他父母就住在王家同街的西頭兒。相距不過十幾個門戶，他到王家來打雜，是今年年後的事情，前幾年他是不在本村的，原來他從十七歲上起，就隨着個當軍官的親戚，出去當隨從，隨軍隊的遷徙，很到過幾個省分，對待奉上人，很有相當的經驗，去年他們的親戚因病死了，他才跑了回來，恰好王家要僱個打雜的，於是年子就入了選了，他今年整二十歲，眉目清秀，身體堅實，而且能說話，會哄人，所以無怪姨太太一選就選上他了。

自從絡繹夫婦三人商量好了借種的方法之後，於是處處給年子接近姨太太的好機會，年子出外多年，有什麼不懂得，於是事情就實現了。

那年在春末夏初的時候吧，一個很熱的夜晚，王太太叫過年子來，向着他說，年子，大爺的扇子在姨太太房裏，你去拿來，大爺今天不過去了，年子當然就去了，——姨太太是在旁院的，——到那兒一看，屋裏燈已息了，叫了一聲，說明來意，裏邊却懶洋洋的說，年子麼，進來吧。

燈沒亮着，屋裏漆黑，年子有些躊躇了，可是屋裏接着又說，

你不來拿，誰還給你送去，

似乎是惱了，可是接着又着一聲嬌笑，年子就在這嬌笑聲中邁進了門去，

在那兒，給我，

這兒……這兒，看你來呀，這兒摸

年子於是隨着嬌嫩的聲音一步比一步向前的去摸，心在跳着，手在摸着……不是搥風的扇子，而是柔軟的滑膩的，富有彈性的。接着姨太太切實的告訴他，是主人的投意，所以沒有害怕及規避的必要，

真是老天不負苦心人，姨太太的肚子，果然漸漸的鼓起來了，於是主人的臉上，不時的浮上些絲絲的笑容，對外人談話時都常常罵城裏的醫生不明醫理，簡直渾蛋，完全胡說八道，你看，姨太太的喜事，不是日漸顯著了麼，可是每當一見到年子時，臉上却熱辣辣的不自然起來，尤其當看到年子出入姨太太房屋時，那臉色，更變成鐵青的了，而且臉上常常刻上些陰毒的慘笑，

這也是洛萬夫婦計議的結果吧，在秋收完了之後，年子被主子辭退了，

愛的滋味，是越得不到，越感覺着甜蜜的，尤其是青年們，他們爲愛，爲一夕之歡，簡直可以不怕一切，甚至於不怕生死，年子也是如此。

在被解的十幾天後，那真是坐臥不寧了，白天總是站在自家的門口外，呆呆的向東望着，希望在主人的門口中，會吐出那個與他有五六個月關係的情人來，夜晚間也有徘徊在主人家宅門的左右，希望得些什麼朕兆，然而所得到的永遠是失望，永遠是無所得，可是他的行動，却太顯明了，村中的傳言也就多起來了，他與主人燒太太的事也很有許多人，作爲談話的資料了。

明談着，暗談着，於是王洛萬聽到了，年子的父母也知道了，有錢的人們，是最要顧全體面保持名譽的，於是老萬發出話來了，永遠不許年子再登王家的門，有時捉住了，敲斷他的腿，而且對門戶的看守上，也變爲非常的嚴緊了，並且在說戚家裏找來幾個年力健強的壯丁，以備萬一的不測，年子的父母，也把年子申戒了一頓，說永遠不許他再登王家的門，而年子呢，他的行動，並不因此而稍有變更，並且那欲一會情人而甘心焉的勇心，越來得迫切了，果然在一個初冬的夜晚，年子在王家門口，被人家捉住了，以偷盜東西爲罪名，把他打了個不亦樂乎，結果被抬回家去的，

年子是被打了，而借種的話，却由年子的嘴裏，傳遍了全村，於是工餘飯後，祇要兩人

到一塊，就自然的會談起張年子與王家燒太太的事情來，因此王洛萬更受了刺激不少，於是
由羞惡之心，變而為怒惱，變而為仇恨，其消極的嚴守門戶的辦法，也變而為積極的報復的
狠心了，於是，如何報仇這件事，就成了王洛萬及王洛萬邀來的幾個親戚的每日計議工作了

村子有的人們，明議着，暗談着，

王家有的人們，陰謀着，佈置着，

當局者迷，色心不死的張年子呢，在傷勢養好之後，仍然徘徊着，希冀着

這時，表面上的一切，都似乎風平浪靜着，毫無甚事，然而這正如已經中了毒的疥，表
面雖還不顯怎樣，而肉皮裏，却正在腫脹着，潰爛着，所期待的，惟有腫破膿出的了，

五

一個大風雪的夜晚，天氣冷得似乎一切都要凝凍了，張年子又脫過了他父母的監視，不
子到王家的門口，這回出乎意料之外的，門却開着，他的心不由得跳起來了，四下裏一看，
夜已是深了，風雪在交加着，街上祇有雪的飛舞及風的怒吼，於是他的膽子壯起來了，輕輕
的走進了大門，熟悉的奔向了燒太太的屋裏，燈已是熄了，門却虛掩着，他輕輕的敲了一下
，如往常來時的一樣，就進了進去，一陣暖氣襲來，身上立時舒適了好多，而心却跳得更利
害了，又輕輕的咳了一聲，報給對方一個信，然而，依然沒有回聲，睡着了吧，在黙想着，

於是輕輕的前進，試探的摸着床，摸到了。手觸在個肉的身上，於是不假思索的撲了過去，呀，不好了兩隻手被更強有力的手捉住了，接着有人罵道，

好小子，可捉住了，……快點燈，

燈亮了，年子看清了一切，姨太太不在，捉住自己兩手的，是兩個赤着上身的壯漢，床上地下，還站着三個橫眉怒目的小夥子，手裏拿着木棍，掙扎，掙扎，年子想作最後的掙扎，可是掙扎的結果，是棍棒齊施，腿被敲斷了一隻。於是年子倒下了，兩隻手也被反剪着縛起來，王洛萬這時也出現了，瞪着兩隻眼狠狠的說，

好小子，今天是你的報應到了，

頓了一頓，接着又說，

拉起他來，

於是他的兩隻袖子高高的捲起，手裏露出一把鋒利的剪刀來，又由旁邊拋過來一小筐石灰，他惡狠狠的向前邁了幾步，伸出了左手，抓住了年子的前胸，狠狠的向上一提，向後一推，呲牙切齒的，一字一字的說，

我——要——挖——你——的——眼——睛——

接着右手一舉，剪尖向前，猛古丁的一送，赫，一道鮮血噴到地上

小子，你還賣乖吧，去你的吧，

手一推，年子又倒到了地下，

給他填上灰，把他抬走，

幾個壯丁，也許吓癡了吧，經他說了三次，他們才開始動了手，

在這個風雪交加的夜裏，街上雪在飛着，風在吼着，幾個壯丁，抬着個已經暈過去的人，由王家門口，向西而去，走了不遠，其中一個人說，

就是這個門，救下他，死不死由他，

接着一個重的東西，被拋到地下，地上的雪，很快的被——血印濕了一大片，他們用力的打了幾下門，就相借着轉回去了，

六

這件事是這麼解決了，由王家出二百元錢，五十畝地，作為張年子的治傷費，及他們一家的生活費，

張年子從此就成為張瞎子了，

而王洛萬呢，燒太太雖然有了六七個月的身孕，可是因為驚吓過甚，竟爾流產了，於是洛萬終於成了絕戶，王絕戶這個名字也逐漸成為他的雅號了，

(完)

肚

子

唐

楷

心寬體胖——人可就是不能操心，不信，你就看看官立職業學校的苗守禮苗校長，他才着急了這麼幾天，那圓圓的臉就整整地瘦下了一圈，而且，你要是留神，會看得見他那肥胖的後腦杓上還有幾根頭髮變了白。

怎麼，苗校長也會着急，

是不是，誰都得纳闷，單看他苗校長的臉跟身子，就覺得他會一世享清福——臉像二號的洗臉盆，身子像個特別大的駝鳥蛋——福福泰泰，圓圓滿滿，會着急，可是話盡管這麼說人總得有一步災難——苗校長也就難免有搔頭髮的愁煩事，而且還挺棘手，要不然，就憑他那副利落的手腕早就草木不動地給它個完全解決，

所以這時候，他就不能不想，不能不挖空了腦袋打好主意，這事情不能馬虎隨便，不然連人格跟飯碗準得鬧荒了才完——那麼一來往後可怎麼混，

可是也怪，單單這時候，他的機智躲得了無影無踪，這麼着，他才着急，他的臉才瘦了一圈，

事情可不是甚麼大事，值得驚天動地，那個女人不養孩子，苗校長當初經過的大風大浪可比這危險得多，除了他苗校長是個男人沒經驗過這宗事，別的，在政界混過就不用提了好漢不言當年勇，單說這七八年來為校長的位子經過的陣仗兒就敢說一勝了不得，別看

教育界人物清高，也是照樣有人逐鹿，可是這七八年來還沒人頂動了他，吹句大話，他這個飯碗真有點像鐵打的那麼牢固，可是——

現在，一個女人養孩子，甚麼大不了的，事會讓他的臉瘦了一圈，而且這鐵飯碗也因之岌岌可危——好比放進了大鎔爐，單等人加大鎔化。

他苗校長沒幹過甚麼缺德事呀，

想想，就覺着誰給他上了腦箍，緊呀緊地，腦殼簡直要碎，臉上的肉就彷彿往起一縮，他得站起來，在屋裏走走，身上鬆鬆，腦袋也就不那麼痛，

到現在，可還是沒有完善的辦法，罪已然受得不輕，

走乏了，他得歇一歇，那身肉累墜着他，坐在椅子上照樣發起呆，抬抬頭，就瞧見了上標挂着的匾——校訓，那上面刻着他親手寫的四個擘窠大字，忠敬誠廉，看呀看地，眼睛一眩，那四個字彷彿跳起來圍着他轉，跟着就又覺着誰給上了腦箍，

他嘆口氣，把眼睛閉上，使勁讓心裏安靜，

他可不明白老天幹嘛那麼苛待他，他苗守禮自覺對得起校訓上那四個字，七八年來，幹這份職業學校的校長就從沒對不起過誰，處處替別人想，拿錢就辦事，宵夕矻勤，壓根兒沒尸位素餐過，可是饒是這麼着，他還進了站籠，生着急不得惱不得的氣，這是不是活該，

那眼睛閉得緊緊的像個肉泡，不讓眼淚擠出來，

——遠得想，事情不能往下挨，——老得上着腦筋，別人也許能幫忙，就是這宗事情不能對別人說，

可是那女人更不講良心，她就不懂得體諒體諒他，還天天跑來吵，跟他耍主意，

守禮，守禮……你有沒有辦法，女的哭喪着臉子對他說，她撇了把椅子靠着門坐着——怕他跑開，

苗校長皺皺眉兩道眉毛的中間就打起三四道摺，

守禮，守禮……事情不能再挨下去……你看看……她指了指自己的肚子，這一天比一天大……

肚子大是實情，苗校長並不是看不見，坐在那兒，腿上邊，腰下邊，多少顯着點鼓膠膠，而且今天似乎比昨天還顯鼻子顯眼，不過你叫他苗守禮怎麼辦呢，總歸按不回去，

他嘆口氣，只好在屋裏來回走，

女的雲着眼睛看他——他就那麼坦然，打他覺着事情不妙的那天起，就找他來商量主意，可是到現在嘴唇皮雖要磨破，他還是那麼推三阻四——不是含糊不應，就再也說不靠邊，這肚子可不容情，老是不哼不哈地一天比一天往外漲，再大點，腰帶就要勒不住，而且現在

已熱得皮肉痛，要是等到……，

她有點害怕，因為這樣下去，總有一天會流着血，把那塊肉掉下來，到那時候，她怎麼見人……

而我們的苗校長會仍然那麼大咧咧，

她噓了口氣，

守禮，你別這麼……總有一天……是不是……！你跟我……！社會……！

我不是……！男的這回可開了口，停着步子望着她，眉毛擰得更緊，你以為我不着急，

對不對，你看看我的臉上，瘦了一圈，哎，哎，簡直没人形，可是……！

臉瘦了一圈還不是實情，誰讓你肚子往外漲，——沒良心，

女的可不管他的肚子裏咕嚕着甚麼，惘然地瞧瞧那二號的洗臉盆——瘦是瘦了，可是她

明白，人若是少吃點，就一兩天，也能瘦得眼窩子望下凹，她瞧過鏡子，多思慮和心緒不安的人，全照她臉上那麼蒼白，眼睛含着茫然的黯光，而苗校長，臉上却還是照樣的油汪汪，

哼，她打鼻子裏出了聲，

苗校長可沒注意到她的這些小動作，他暫時先得在心裏盤算着今天怎麼把她對付走，

那個有點生氣，

守禮，你！……你不能敷衍我，……！你得知道我的苦處……過去不提，將來也不用關心，就是……就是現在，我……！她顫着聲說，大眼淚往下滴，手心直冒冷汗，還有點哆嗦——她使勁握住拳頭，

她的苦處，苗校長知道得清楚明白，她說過了好幾回——就在這麼幾天裏，她却不想想他苗校長的苦處，設身處地，她要是苗校長準得把天都哭塌，這鐵飯碗……，她還讓他替她分擔痛苦，對，就算甚麼都不講，情理上也說不下去呀，

於是他臉那麼一揚，露出了下巴頰底下的一塊嚙肉，這意思是，少嘮叨，那個也不注意他的表情，照樣一五一十地往下說，

頭一樣，肚子大了，她就不能在這學校裏教書，學生知道她沒結過婚，你這笨貨，誰讓你不替自己遮掩好了，苗校長聽到這兒就在肚子裏邊罵，——這麼着，她就名義上辭了職，可是苗校長不給她錢，家裏的媽跟弟弟却張着口等她喂；她不能對他們說她丟了職業，說也行，那得有正經原因，說肚子大了成麼，雖然那過失全在那駝鳥蛋似的苗守禮苗校長身上，最苦的是，她白天不能回家，——說到這兒，她擦擦眼淚，可是那眼淚越流越多，——到黃昏時候才敢回去，躲在燈影裏，不能讓人瞧見她的肚子，

素芳，你怎麼啦，媽看見她彎着腰就問她，

有點肚子痛，她扯了個謊，心裏直跳，怕媽看出來，

我給你揉一揉好不好，媽的臉上露着慈愛的光彩，這麼親切地說，她老覺着對不起自己的女兒，幹嘛孩子的爸爸那麼早棄了世，而讓他的女兒受這麼大辛苦，

可是她拒絕了，那肚子不是揉的事，她鼻子一陣一陣酸，想抱着媽哭一場，告訴媽，她幹了怎麼樣的造孽事，但是她瞧了瞧媽的臉，她只好把眼淚往肚子裏嚥，

這些，這些，他苗守禮一點不知道，也一點不關心，他安穩地做他的職業學校校長，天天照樣快活，越來越胖，說不定——還有別的女人在陪他玩，

你就替我……我……稍微想一想……守禮……她抽抽咽咽地說，

那個可不想，他覺着自己正坐在針毯上，躲是躲不開，坐下去，那針尖一枝一枝彷彿都刺到了心尖，說正格的，他怕的就是哭臉，這女人却天天在他眼前鼻涕眼淚一齊流，聽那哭聲喪氣到萬分，甚氣好運也得給沖跑，他苗守禮真算是倒霉到了家，

他把自己的整個的鴛鴦蛋往椅子上一靠，嘴裏含糊地說了句，

真倒霉

女的吃了一驚，把捧着臉的手放下來，直愣愣地瞧着他，他還罵人，把她陳素芳給罵了還罵她，於是就覺着身子裏的血行加了速度，催着她想站起來，撲上他咬一陣，掐一陣，可

是她不是那麼潑辣的人，她明白，她要是那樣，當初絕不會上當，更不會有今天這麼個結果，嘆口氣，身子一軟，眼淚撲撲地落，

你還怨恨，你……想想……誰對得起誰，……可是，可是我現在也……也不必抱怨，你怨恨……好，我就擔心咱們的名譽，至少我……養了孩子……我怎麼見人

你怎麼見人，名譽，對不對，苗校長氣洶洶地說，身子在椅子上上一挺，那椅子便嘎吱嘎吱一陣叫，

嘿，他苗校長的幹了七八年的職業學校校長也要玩蛋，可怨誰，名譽，他比她還擔心，可是她還逼着他，——沒良心，

你的職業學校校長……要……玩蛋，你……自己關的，我是女人，……養了孩子是不是……誰要……誰要……

我明白，錯全在我對不對，可是……咱們……你不能逼我呀，得講良心，人不能不講良心，女的又有點生氣，難道她沒良心，怎麼樣才算有良心，是不是她給他多養些孩子或是再變個處女讓他

守禮，你說沒良心，我倒要跟你講講，她提高了點聲音，怪有力地，也就不那麼抽

講就講好了，男的冷冷地說，他想跳過去打她個嘴吧——天底下會有麼不講理，沒人格，不要臉的女人，從自己嘴裏說自己的醜史，不過他沒那麼做，苗校長當然是文雅人，打人的行動可太粗鹵，

事情其實簡單，她剛上這學校教了一個星期的課，苗校長就張羅着請她吃飯，嘴裏說是聯歡，也就是聯絡聯絡感情，——苗校長對於新來的同人向來是這麼應酬的，

你在席間問我的家庭狀況，我告訴你，……我的爸爸，哎，我的爸爸死了，家裏的媽跟弟弟得等着我掙錢養活，這點錢夠些甚麼，自然我的弟弟也就上不起學，於是你……自動地願意幫我，給我加鐘點，答應介紹我的弟弟入免費的學校……

我這是好意，

好意，女的橫了他一眼，

就算是好意，苗校長也到底沒幫她的忙，反倒在校裏告訴別人，她的鐘點應該要取消，她可害怕了，於是就去找苗校長，一聯找了幾天，苗校長才說幫她想主意，他帶她到飯店裏，他說這地方談話嚴密，她可猜不出他的居心，這麼着就……

這麼着你就……我就……你還威脅……說呀說地，兩顆大淚珠子又從女的眼框子裏擠出來，往下流，却不怎麼顯然，因為她的臉上還是滿綠綠的。

男的聽到這兒，皺皺眉，告訴她，別往下說了。

女的可不聽，一邊抹眼淚一邊接着說

之後，我就——我就陪着您，天天——您還說將來和我結婚

苗校長聽見了這句話，彷彿聽見魚腥似的那麼惡心，他苗守禮會要她這樣賤價的貨當老
婆，當時不過哄哄她玩，笑話，她竟然認了真，真叫做着那清秋大夢，

你還是——你還是——變態的性慾——我得對——得對別人說——她站起身來，

苗校長可着了急，臉上泛着青，腮巴上的肉緊着往裏縮，他喘不上來氣，彷彿空氣全凝
成了固體，他想發作，可是身子抖了一抖，一點力量也使不出來，不過他不能讓她對別人
說，

他扎掙着把駝鳥蛋從椅子上拔起來，擰過去抓住女的膀子，告訴她別着急——明天後天
再有辦法，

要是，要是，那時候不成，隨——隨你的便

女的聽他顫着聲說話，心裏有點不忍，揩揩眼淚回了家，

那麼，她陳素芳說得對不對呢——有沒有那回事，不錯，苗校長承認，不過那是策略，就
算苗校長寬了她，那也要怨她是姜太公釣魚，他也許應該分她的肚子擔點責任，可也不能全

賴上他——人得講良心，他苗守禮不是已然挺着急麼，雖然是爲他自己，

真是麻煩事，苗校長經過了不少的女人，會碰上陳素芳這個硬釘子，單像陳素芳這麼樣的黃花姑娘過過手的也有過幾個，苗校長專講究玩二十五歲裏邊的嫩尖子，那滋味，別人可不懂得，那個到了頭不是抹抹眼淚走開，他沒有甚麼對不起她們的，他講良心，而現在

他不由得嘆了口氣，現在這陳素芳會粘上他，他有點後悔，幹嘛那麼貪得無厭，弄成這個局面，嚐嚐新還不夠，現在她天天跟他要主意，就憑着那肚子說話，而且她要對別人說，對別人說……，

想到這兒，就覺到自己的身子給人浸到滾熱的水裏來回泡着，皮肉絲絲地痛，五臟六腑全塞滿了熱氣——跟着腦袋又上了腦箍，

一陣子天暈地轉，

他苗守禮沒幹過甚麼缺德事呀，

可是陳素芳明天還來跟他要主意，逼他，

他要哭，憑甚麼他也不應該有這宗報應，他是講良心的人，至少也對得起校訓上那四個字，憑甚麼有這宗報應呀，

主意仍然不能不想，而且他明白，只要事情解決，陳素芳替他守秘密，鐵飯碗還是那麼牢固，

忍着腦殼疼，他得想，

眼前忽地一亮，

要是陳素芳熬得住痛苦，趁着這塊肉還沒成熟，那就不如——
吃墜胎的藥，他咬着牙，

等到女的聽見了這樣的辦法，先是不言語，之後就搖搖頭，

怎麼，男的一下子跳起了一尺來高，那臉上的肉等他落到地上又頓地一跳，怎麼，吃墜胎藥你也不願意，你讓我想甚麼辦法……你逼我

臉，
女的慘笑了笑，似乎想說甚麼，嘴可又閉得緊緊地，她眼巴巴地看着苗校長的鐵青的

她有她的打算，她不是怕吃墜胎藥的痛苦，而且她還正預備擔負更深的痛苦，這話就是不能對他說，

昨兒晚上，弟弟問她，

姐姐，你的肚子怎麼大起來了。

他嚇了一跳，覺着自己的臉上火樣的熱，問問，媽倒還不知道，於是就告訴弟弟別對媽說，這不過是病，過不了幾天就好，

弟弟雖然點了頭，她仍然心裏不安——早晚有一天人全得知道，那時候，那時候……

這麼着，她橫了橫心——乾脆選擇那一條頂平穩的道路，本來想告訴苗守禮，可是怕對手誤會她，算計算計，等完全決定了，過一天再說，一天來得快，

守禮，我有我的主意，你能不能答應我，她的眼睛霎呀霎地看着苗守禮，那個擺出了，我說吧，的相別，

女的就說，他能不能給他一千塊錢，讓她跟媽跟弟弟遠走高飛，

你，你，苗校長瞪圓了眼睛，敲竹槓……講良心 那一千塊錢女的細地給他解釋，這是她覺着頂好的辦法，而且吃墜胎藥也少花不了錢，或還許照樣

留下痕跡，

我願意這樣，隨便花多少錢，

我給你保證，你要是拿錢來，而且孩子我給你養活下去，不管怎麼樣，苗校長咬定了牙，

女的變了顏色，問他是不是願意她對別人說，

自然他苗校長不願她對別人說，不過，不過，就算他答應，他也得還個價呀，

價錢就由一千落到五百，又由五百往上添了二百塊錢，

錢，給是給，還得過幾天，

七百塊錢換來了女的一張保單，苗校長流下了眼淚，誰在槌着他的心，一下一下地，槌過了七百下還要多，他苗守禮沒幹過甚麼缺德的事呀，

望着女的拿着錢走開的背影，就恨不能追上去咬她幾口。她逼他，還敲他的竹槓，一點都不講良心。可是他是講良心的，爲甚麼倒

腿子一軟，駝鳥蛋扑到了椅子上，

我得報復，我得：報復，這七百塊錢，嚟子嚷着，

女的却來不及等他，她到了晚上，把信寫好，錢放好在一邊，然後摸摸肚子，咕嚕嚕地
把藥水全喝下去，

受了這麼多日子的煩擾，她才頭一回得到了安靜，永久的安靜，

(十二月二日燈下完)

離

婚

蘆

沙

維幣了妻一眼，皺了皺眉，在椅裏坐了下來，順手從桌上拉過來一本書，打開便看，但是他的視線總只在數行裏徘徊着，停滯着，

咕咚！咕咚！是妻在舂米的聲音，

她除了會舂米，還懂得什麼呢，……看人家，一雙雙，誰不是先得在公園總一戀愛，自己這一個，這該是多麼使人傷心啊，……

他丟開了書，想在牀上躺一忽兒，可是那綉缺了一筆的，白頭諧老，的枕頭，突然又從牀裏出現在眼前，

他用力霎了一下眼，又聳了聳肩

諧老，哼，毀了我的青春，就夠冤枉的了，那一年父親還說，人家的姑娘犯了什麼罪呢，什麼，毀了我的青春，還不是她的罪過嗎，他這樣想着，假如眼前就是法庭，勝訴一定是屬於他的了，

老年人多半是不講道理的，他死去了……也好，倒省得囉嗦……，維的臉忽然發了一陣熱，固然父親是好父親，不過，理想，時代，新道德，……老人家究竟……，他佯為打了一個呵欠，經自己創造成功的生活才有趣，我可以很容易地，很隨便地抓到一個離婚的口實，那就好了，

然而他又一些也找不出妻的錯失來，即使儘量地編排，

天天只是舂米，舂米，但是他忍不住笑了，是的，舂米也真地不是什麼罪過呀，

她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是多麼規矩呢，鄰人也常常這樣誇獎着妻的，

維妻，可真也算得上嫻淑，伺候丈夫同新近死去了的公公，總都用了十二分的細心和敬
畏，她終天離開針線，便是舂米，離開石臼，便是磨房，對丈夫總是那樣馴服，那樣溫和，
維不想到，戀愛，兩個字的時候，倒很喜歡她，

但，維決不是真真滿足他的婚姻，現在，他參加了一個新式婚禮回來之後，已是傍晚時
分，他徑地上往復地踱着尋思着，越走越快彷彿一停腳就會倒下似的，

你覺得不舒服嗎，妻停住了舂米的工作，憂鬱地問，望着丈夫的臉，

不……

外面有什麼難辦的事嗎，

不……

於是妻繼續去舂米，咕咚……咕咚……維也繼續走着，走着，但他忽然滿心歡喜地立定了——
他發現了一種計劃，

只要我能在她和移針之間找到什麼可以作口實的，那就好了，他這樣想。

喂，我說，讓夥計幫你舂米吧，他笑容滿面地說了，什麼，讓夥計幫我，妻驚異地望着他，我自己不能舂嗎，我們一家只我們兩個人，你看，現在你又這樣勞苦！，讓他幫你舂，你就可以休息一下了，

這一點兒還能累着呢，妻反駁地說，

不，維急口搶着說，聲音非常堅定，明夫夥計來就告訴他吧，可是……女人還想辯駁，但他已經大踏步走出屋去了

從第二天起，夥計也就在房間裏舂起米來，

維常輕步回家，見到耿老六一邊舂米，一邊趕着同妻說話，妻遠遠的躲在這牆角裏，有時用鼻子哼一聲，低頭做針線活，

妻總是努力的避免老六，他想，

此外，他也發現不了什麼新的事態，

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妻訴苦道，

耿老六一舉一動，好像不安好心似的，

嫌不答話，真是婁了婁眼，

耿老六說話不規矩，妻繼續說，時常弄那樣的眼色：反正這都在女人自己，維厲聲地說，眼睛瞪得很大。

妻，把一句剛想要說的話嚥回去，也不再訴告了，

可是過了幾個月，依然沒有什麼新的事態發生，維就離家走了，妻只道丈夫往很遠的外國念書去了，地點她不十分清楚。別人問她，她只知道這麼一點，

他說叫什麼東京呢，

維妻一連哭了好幾天，每夜枕頭濕了半邊。她時時刻刻掛念着她的丈夫，但丈夫一去，永沒有信來，誰知道他有人伺候沒有呢，他的衣服髒了，也不知有人替他洗洗沒有。再，她還想他夜間不蓋被的毛病，會着了涼。

耿老六愈來愈放肆了，起初她還發狠要辭退他，但當她慮到現在很需要一個夥計，辦外面事的時候，便又想，

丈夫的話是不錯的，反正這都在女人自己，……

於是耿老六依舊每天來工作，一切都照常，

你丈夫不要你了吧，鄰婦有時對維妻說着玩笑話，她的心底就痛了，

x

x

x

新穀子需要舂，耿老六便來作夜工，

一天夜裏，維妻像做了一場惡夢似的，清醒來時耿老六走遠了，

她痛哭起來，我是怎麼糊塗呵，我給丈夫作了什麼事，她整整哭了一夜，天亮了，耿老六一來，她便付清了他的工錢。告訴他，不要再來了，

於是她自己挑起水桶來，到井邊去挑水，她一出門朱嫂迎頭便問，
喂，你的眼睛是怎的了，像桃似的，

給灰迷了，揉的……

揉的，想你男人了吧，

不，揉的，

你怎麼自己出來挑水，耿老六呢，

男人不捐錢來家，家裏的幾個錢，得儉省一點，我想以後不用人了，
那末，你要辛苦了，朱嫂惋惜地點了點頭，自己進屋去了，

這，總算遮瞞過去了，但是自己的肚子，却不肯替自己隱瞞一點兒，一天一天的在長大
起來，

村裏就散滿了謠言，

孩子們追着她喊，臊老婆養漢，養漢老婆臊，接着都跑散了，村裏的女人也特意找機會問她，

你爲什麼不用耽老六了，耽老六幹活也好，幹什麼都好，

什麼，兩字，語氣特別來得重，

維妾的臉由兩頰直熱到耳根，她急急的避開，但背後的譏笑聲，還接二連三的投擲過來，鑽進了她的耳腔，

丈夫把一個壞人放在家裏，是多麼信得過我呵，而我：她想着想着，愈覺得對不起丈夫了，真的，丈夫的心是那樣的好的，那樣的老實，而自己却將要替他生一個丟臉的孩子，

怕要來到的事終於來到了，她腹痛，痛得昏迷了好幾次，有一回當她清醒過來時，遍身酸痛和疲乏，汗水濕透了衣衫，她無力地抬起頭來看望，眼邊是一個已死的嬰兒的屍體，帶着血污，她覺得一切都像夢境，彷彿是不會有的事，但也覺得被人輕蔑的東西已和自己的身體脫離開係了，於是不久便坦然的在街頭出現，可是村裏人又把這樣的話送給他，可惜，可惜，怎麼會死了，不然，一個小耽老六，養活着多麼好

哦，怎麼還有臉活着呢，另一個聲音嘻笑着，

你看，俺不是還捨不得耽老六麼，又是一個裝着嬌聲回答，

街上，她簡直不敢再去了，自己的門，也似乎沒有人肯進，

朱嫂的兩個小姑娘來玩了一會，去了，不久隔壁就響起了打孩子屁股的聲音，朱嫂的喉嚨裏着，你什麼地方不好去，偏要到：看你還去不去，看你！

維妻全聽到了，痛苦絞着心，想來想去，就下了決心要自盡，好幾次，她在河邊洗衣服的時候，就想一頭鑽到水裏去的，可是人要毀滅自己，是怎樣難能的一件事呵，所以她又想到丈夫噴出一口氣來，

等一等吧，死在丈夫他自己的手裏，讓他解了恨，也許我的心就會安靜了，

於是她使一天一天地在輕蔑的眼光裏挨了下去，
她的面色也就愈來愈顯得憔悴了，

一天，她把米剛剛下了鍋，門外便走進一個男人來，穿戴的很別致，是外國的樣式，起初她大吃一驚，細看，原來是自己的丈夫維，丈夫的身後跟進來五嫂，

呢，走了七天，……青島的船也慢得很嗎，哈哈，我們心想你不回來了呢，
維妻本是盼了許久的，現在丈夫回來了，她的心裏却又頓時起了一種莫名的驚恐，身體不禁戰抖起來。

你回來了，她用僅能聽見的聲音說着，去接丈夫的手杖，

丈夫沒有作聲，手杖也沒有給她，竟同五嫂進了裏屋，

燒點水喝嗎，維妻惴惴地問，

你燒點就完了，五嫂像發命令似地替維說，

對五嫂的憎恨，加強了她的決心

死在丈夫手裏，就算完了心事：她想着，屏着呼吸靜聽裏屋的話語，

五嫂的尖音在說，

一個野小子，生下來就死了……

維妻的心臟幾乎完全停頓了，她想，丈夫聽了將要有麼舉動，她呢幻想着丈夫一縱身便跳出來扼住她的頸項，也許抓過那把菜刀來，但是她不害怕。這彷彿是她期待了好久的死現在準備着領受呢，然而丈夫沒有動靜，隨後喃喃地說，

五嫂請您休息一會兒去吧，

怎麼，她在心底暗叫了這麼一聲，她想丈夫是沒有話好說了，沒有顏面見人了，才這樣說吧，……這使她愈形覺得自己罪孽的深重了，裏屋的話低沉下來，聽不十分清楚，

五嫂鼓着尖音已急速地走了，到門外她吶咕了一句，

我可沒有見過，這新派頭，

維的妻低着走進屋去便跪下了，嗚咽代替了話語，

有話起來說吧，丈夫輕輕說了這麼一句，

隨你怎麼辦，我決不埋怨你，現在，咳！

丈夫歎了一口氣，

我只想死在你的手裏，她又繼續着說，怎麼死都好，我也好折了罪！

我可以原諒你，丈夫緩緩地說，不過事情已經糟到這個分兒上了，我也沒有方法再和你在一起了。這樣吧，我們從此各自走各自的路，你願意改嫁，也好，不願意呢，你就自己守着這點產業過活吧，總之，我們就算脫離關係，按法律，是不能給你什麼贍養費的，不過我可以饒起你的過失，

這，脫離關係，的字眼，她不十分懂，但這處置，她知道，丈夫是一個好心的了，如果你不恨我，以後我只願給你做一個奴婢，淚涓涓地流下來，

不，不，現在是不能把人用做奴婢的……

不，我是報你的恩，維妻懇求着，淚，愈來愈多了，

呢，丈夫站起身來，提起了手杖，我得走了，我本還有事，就便來看一看的……

維妻驚得痴了，

你再不回來了嗎，

大概不回來了，

丈夫很有禮貌的了點了點頭，水也沒有喝，走了！

是黃昏的時候了，維坐在火車裏咀嚼着往事，和計劃的成功，腦海裏展開了將來的幸福……

到省城的時候，我該記着買一宗禮物送給密斯楊才是，隨着，他的心裏便爲選擇禮品而繁忙了，春米的女人對於他，已經生疎得像是前世的一場夢，他微笑着眼睛躺在臥車上，臉上瀰滿了月光，非常溫柔，使他生了如同密斯楊在他偎倚着的快感，他呼吸得很勻調地睡下了，

同一的月光，爲那春米的女人照着道路，走近村前的河邊去，
撲通一聲，水里翻了幾個浪花，就平靜下來，依然同鏡面一樣，

(完)

青
龍
劍

畢
基
初

夜深深的掩埋了山野間黃昏的行人。

昏朦的燈光落在讓烟薰黑的壁上，壁間懸着一支劍，劍的光芒與血的痕跡，封閉於年代久遠風塵的記憶裡，劍柄上垂蕩着的紅色的穗子也在遼遠的風砂裡褪色，如同負有過度的疲倦而蒼白的憔悴，

趙家旅店主人在燈下拿起油光光的大酒葫蘆，滿滿的傾了一杯，酒在江西燒的白瓷盅裡濺起了一個旋花，順手推給坐在桌子對面的黑臉的漢子，說，

——喝一口吧，清酒紅人面，財帛動人心，

那黑臉漢子沒喝酒，臉却真的紅了，紅得像透熟的紫茄子，低低的垂下頭，眼光落到了短小玲瓏淨光漆亮，掛在腰裡沉甸甸的盒子，感到安慰的用手摸撫着，

——喝啊，你四叔的酒裡不能下蒙汗藥，別看你現在有錢，我趙四禿子不貪財，啊哈哈

於是旅店主人哆嗦着臃腫的影子大聲的笑了，笑聲像深林裡貓頭鷹的嗚叫，像火盆裡燒着栗子必剝的響，黑臉漢子悚然的站起，密縫的眼睛噴射着火星，一隻手靜地按在盒子上，突然，旅店主人止着了笑，慢慢的說，

——怎麼，你想幹掉你四叔，你是你四叔從小抬養大的，也該報恩了，

接着仍又爆裂着嘹亮開快的笑聲，黑臉漢子迅速的端起杯，把酒一口氣喝下，又頹然的坐在凳子上，把頭埋在手裡，痛苦的開口了，

——四叔，

——你現在得好缺了，誰不認識你趙江泉，縣裡透紅透紫的人物，你還認得你自己的四叔，黑臉漢子拔出盒子放在桌子上，

——四叔，你痛快的打死我，我受不了這話，

——江泉，把傢伙收起來，咱爺倆趁着今天晚上說說體己話，訴說訴說，你看牆上掛的，青龍劍，是你爺一輩子闖東闖西的闖蕩出來的，門外房簷下趙家店的酒旗，是我趙四禿子着命打下的江山，到如今都讓我給毀了，你毀了你爺爺，你四叔，你自己想想，

旅店主人凝視着壁間的古劍嘆息了，

——說起來，咱們和盪甲山不見得有交情，可是咱們也犯不上和他們黑道的做對，實在的，綠林好漢例比穿紅戴紫滿口仁義道德的有錢的人講交情有義氣，江泉，你忘了你自己親生的爸是怎樣死的，我對你說了有一千遍了，他們有錢的人把咱們看成了看門的狗，你爸偏願受那份骯髒氣，你爸讓他們生生的窩囊死的，一隻翡翠鐲子，那臭婊子翠喜做出的扣，楞

說明火的給搶了去，爲了這個你爸差一點和盛中山開翻了，你爸一口氣就長了那要命的瘡，後來，還是我帶着青龍劍在砵礮島找到了元福那兔羔子，才說出了實話，是翠喜給他的表記，看家護院的也管不了家賊，陳大戶一口薄皮材把你爸裝回來，你看他們有錢的人有一點情義麼，

林店主人興奮得漲紅了臉，站起來在屋裡踱着步，悲哀的回憶和憤怒的情緒像火燄地在燒灼着他的心，黑臉的漢子靜靜的倚着桌子，望着燈光熬想着，

——你爲了一百兩銀子，就賣了八條弟兄的命，八個人的血買來一個差司，你以爲你拾到便宜了，你想盛甲山上的劉星海是好惹的麼，他們不看在青龍劍的面上，你趙江泉的小命早交代了，再說，他們八個人進城也不是做案子，可倒好，你竟心狠意毒的拿他八個人做了你的代價犧牲品，姓趙的出了你這種鬆蛋包，我都抬不起頭見人，我趙四禿子見誰低下過頭，現在別人踩着墳頭唾沫，我都得受，

黑臉漢子茫然的注視着壁間的青龍劍，在朦朧的燈光裡，他又看見滾動着八個血淋淋的頭顱，掛在縣城街旁的電線桿子上，在風裡互相撞碰着吱楞吱楞的响，慢慢的，一陣清煙的消滅了，又湧現出雪亮的銀子，微笑的醉薰薰的笑臉，他無意的手觸到了腰裡的兜肚，可是裡面空蕪蕪的一無所有，浮動在他眼前的幻象就又隱逝了，仍是那動暗的古劍浮蕩在燈光下

。他感到空洞的說，

——事情錯了，已到這地步，那又有什麼辦法，

——你從小在我手裡長大，這一回有我在中間，絕不能難爲着你，從此後，你離開盛甲山下六縣，賣了趙家店這條道，你以後願意怎樣就怎樣好了，我管不了，你在外邊混好了，是趙家的子孫，在外邊披麻袋，門縫打花棍，別提姓趙，可是話又說回來，血盆裡的富貴，你也別給趙姓的顯祖耀宗，

夜色裡田野荒涼得像墓地般的寂靜，

一匹黑色的馬踏着夜色向迢遙的地方急馳去了，追隨着急速的馬蹄是淒涼的狗吠 零落斷續的散佈於原野的僻靜的角落裡，

盛甲山靜靜的巍立於夜色裡，高聳的兀立着如同支起天幕的柱子，
旅店主人從壁上摘下來劍撫摸着輕輕嘆息，

荒涼的藍天上急滑過一道流星，落進了盛甲山，

紅紗燈投了一個臨別的苦笑在鏡子裡——夜在綉花的枕頭上留下被蹂躪的殘痕，
黑臉漢子疲倦的躺在紅綾被裡，另一個蓬鬆的披着長髮的面龐，嵌着兩粒無光的眼珠子

，裂着兩片蒼白的嘴唇，（紅色的胭脂讓夜的魔鬼吮吸去了，）佝倚着黑臉低低的呼着，

——泉，瞧你瞋的，連話也不說，晚上就知道

黑臉漢子睜開了眼，如經過長途跋涉後的勞累的伸了個懶腰，把嘴放在那像蛇一樣的女人的耳邊，

——又該拗起那掛油瓶的嘴唇了，

——總逗人玩，看你嘴似蜜鉢，心似黑雀，有一丁點良心，

——呦，我的玉娘娘，我又那一點沒良心，

——不跟你說，

女的跳下了床，站在窗前，拉開茜羅紗的窗簾，東方一輪紅的太陽就把閃閃的金箭射落在凌亂的屋裡，暴露了夜的醜惡，有殘棄的煙蒂頭，酒杯裡沈澱的渣滓，

黑臉漢子把密縫的眼睛煞了幾煞，就推開被坐起，

——筱玉，是不是爲了銅子，

女人回過頭癢了癢嘴，又把臉轉向窗外，

窗外街上有車馬的喧擾，

斑竹簾子外咳嗽了一聲，一個蒼老的聲音，

玉姑娘，

恩，

玉姑娘，張董華令兄的牌局是頭午十一點的，

黑臉漢子穿着衣服的插上嘴，

劉七，那個張董事，

——就是化城張湘若張七太爺，現在是保安籌備會的董事，今兒他老人家請客慶賀，

黑臉漢子沈默了，在他眼前又是八個血淋淋的人頭，自己抹了兩手血，被擯棄在旁邊，

等着那血債的償還，然而另外幾隻肥白的手，却拿着慶功的酒杯，在互相的道賀祝福，

——怎麼這幾天隊長也不到局裡玩去，壓兩言解解悶，前幾天在街上遇見周狗，他還問

我趙隊長下鄉回來沒有，怎麼也不到他局上坐坐喝碗茶，

趙江泉靜靜的閉着眼，把自己關閉在紛亂的幻想裡，嫵媚的女人的笑，一盞盞花花綠綠的鈔票，怨毒的眼睛，血的手，白的刀鋒，空洞的頌讚，狠毒的咒詛，榨成了一條鞭子一下下的抽擊着他的靈魂，不知是苦辣酸甜，只留下了一條條紫色的血痕，等到他再睜開眼，屋裡的人已去了，於是他感到了孤寂，

他咒詛錢，又渴求着錢，他恨那微微憂鬱的眸子和紅的嘴唇，然而離開了那眸子和嘴唇

，他又感到缺少點什麼的空虛和懷念，

日午，在縣長書房的地中間有兩個影子，

——你想明白點，這是千古不遇的機緣，省裡要大舉剿辦，你要是肯嚮導，那還用說，頭一功不是你的嗎？包在我身上，做官，發財，都包在我身上，這樣好差事那裏去得，你要是不答應，啊，那可免不了別的危險，你知道現在有很多人懷疑你，說什麼心懷異志，別有用意哩，好在我是知道你，可是人言可畏，大家的意見，那我也沒有辦法，

縣長的話在趙江泉的命運裡啓示兩種不同的遭遇。他如同徘徊在歧路之間，他將接受那種賜予呢？

縣長的嘴邊冒出一層白沫，

日光把兩個人的影子投射在東牆壁上，落在古老的書架上，掩蓋了書的名字——有忠義傳烈女傳，

古老的青龍劍，趙家店的酒旗，曠野裡的盞甲山，風沙裡雪亮的刀子，都在趙江泉的回憶裡充分的暴露顯示出它們的威嚴，而另一種幸福生活的憧憬，燦爛的紅紗燈，醉人的眼睛，還有在算盤珠上滾動着的錢，都像浪花一樣的一個跟着一個燦爛的噴發在趙江泉的思潮裡，

終於那醉人的眼睛懾制了他的魂魄，他交出了他自己的意志，看着在他的手底下，青龍劍折斷了，趙家店的酒旗在火焰裡滅亡了，盃甲山上的岩石讓人血染紅了，人們的血衣都掛掛樹枝上，熟悉的面孔都在煙火和飛甯的槍子底下慌亂的擁擠着呼號着，

——我只有我自己，殺人放火穿紅袍，賣了這個趙字，撈得錢到手，

於是他幻想着，他帶了玉姑娘，走到像天邊一樣遠的地方去，坐火車也要走三天三夜，在那陌生的地方買房子置地，沒人知道趙江泉是誰，只是一位使鄉里間敬重的有錢的人。那紅的手也變得肥白了，

他密縫着眼睛舐着嘴唇的微笑了，

不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

他把手放在盒子上，他又看見了一場激烈的爭鬥，但他彷彿記起那位文文囀囀的古人說過這樣一句話，於是展開在他眼前又是一條輝煌絢爛的虹橋，他將一步步的走上去，走到青雲裡，

三

荒原上幾次馬蹄馳過，

黑色的計文敲開每個人心靈之門，每個人都顫慄於那恐怖命運，

白了頭髮的媽對着女兒說古話那一年，自己怎樣了抹一臉鍋底灰，爬進牲口欄，挨了兩天餓，想不到這一日又遇上了，於是嘆口氣的望着自己的女兒，那像受了驚嚇的小鳥，皺起了眉頭，有無限的憂愁，

田野間悠然的响動着騾子頸下的大銅鈴，年輕的女孩子都插了一頭花，滿面淚痕的帶着一個驚惶的心，坐在騾子子裡被馱到外縣的婆家去，

老實的莊稼人把幾個值錢包袱埋在土裡，把幾隻鷄綁起了脚，提拎着默默的走了，趙家店破舊的酒旗在風裡飄蕩着，

旅店主人嘆着氣的站在青龍劍前，低聲的祈禱，

祖宗有靈，姓趙的出了這樣後代，死在青劍下的冤鬼聽着。趙江泉也要拿他的血來贖他的罪，我要替祖宗洗羞，

他望着那擺在桌子上油光的酒葫蘆，眼裡噙着淚的說，

趙家祖傳的五步斷腸散使趙家絕後了，

遠處大車的輪子轉轉的滾動着，黃色的塵土飛揚起像下了一場黃霧，籠罩着發光的刺刀，和掛在胸前的金牌子，

喇叭响了，還有凌亂的脚步，

田塍間印滿了馬蹄和人的腳踪，原野的處女地又一次地被沾污凌辱，禾苗都被摧殘的躺下了，鄉村裡靜靜的，連狗的叫聲都聽不到，

槍刺在趙家店外築成一道閃光的柵欄，

旅店主人仍安靜的在屋裡默坐着，

——四叔，

是趙江泉的猙獰，肩上披著斜皮帶，胸前懸擺着一個金的牌子，

——啊，江泉，你又回來了，

我要和劉星海較量較量，看看誰行，

——好，你們狼吃虎，虎吃狼，我都管不了，從此我，帶著青龍劍四海為家，走那兒，

算那兒，我知道你怕我在這裏壞你的事，我走，成不成，

——不，不，我不是這四叔，實在

——痛快的說亮話，現在不是你也做不了主嗎，

旅店主人從壁上摘下青龍劍，拔出鞘，冷的光打了個閃，趙江泉趕快把手放在盒子上，

旅店主人却放下劍，又呵呵的大聲笑起來，

——自從砲礮島回來，願想老老實實的蹲一輩子，想不到又要帶著這劍到外邊跑，江泉

，乾了，咱爺兒倆，以後你幹你的，我幹我的，

旅店主人從油光的葫蘆裏倒出一杯酒，放在趙江泉面前，趙江泉對於這酒不免懷疑了，遲疑着的望着旅店主人，旅店主人立刻端起酒杯一口喝乾，又倒一杯，於是趙江泉也端起杯一仰脖的把杯乾了，

又響起旅店主人大聲的笑，

——好小子，咱爺兒倆一道走吧，這酒成全了你，也成全了我，你做官發財把祖宗都賣了，可是五步斷腸散使你走不到盃甲山的後道去了，

趙江泉的面色蒼白了，忽的拔出盒子，

旅店主人的手剛摸到劍柄，盒子響了，忽的一片血濺滿他的胸前，就重重的仆倒在地下，青龍劍也落到地下，

趙江泉才轉回身，肚子裏像水開了鍋，眼前模糊了，也就癱倒的倒在地下，遠的地方，槍聲像爆黃豆的響起，

趙家店讓一片火光罩住，黑色的濃烟彌佈在空曠的蒼空裏，白色的輕烟和赤紅的火花從花田野間的每個角落裏升起，血滴着，滴落在黑色的泥土裏，

青
龍
劍

一〇四

(一九四〇，三月，完)

第三個師父

侯少君

提起來好笑，我九歲那年，曾有過三個師父，第一個當然是小學的教員，——論理說是不該叫師父而叫老師的，不過鄉下人的一切全都沒理，只可順着，不必去找麻煩，——第二個是爸爸給我來要我學畫的，姓王，一腦袋灰頭髮，說話像老太太掃地似的，又輕又慢，我向着他叩過一個頭，從爬起來以後，就叫起師父來，不過，我對他那一臉穩重不大懂得，所以不敢冒昧向他提一個要求，怕他給我釘子碰，他高興時也給我畫幾張稿子，讓我臨，我也以為很高興的，我要說的不是這些，却是這第三個師父，因為第一個很平常，第二個，我又對他很漠然，只第三個我以為很資紀念，

那年的秋天，我生病了，——是熱病，一個孩子，一個全家的寶貝生了這大的災，的確夠嚇人的，吃了不知多少劑藥，還不曾止住我病勢的加重，不知多少位醫生給我摸過脈搏，都搖了頭，大概走時都說過，另請高明的話吧，我自己却一點不知道了，因為這時我已在牀上讓病燒了三個月的光景了

不知什麼時候表哥來治我的，却好了，——這時我已恢復精神，能支持着坐在軟椅上呆個半天了，才聽見媽跟我講說她如何把我許給廟裏當和尚，我的師父叫本知，——當時我便覺得自己的面貌已變清癯，頭光了，像我師父似的，同時我在快活，我不能在家當少爺了，我要割去頭髮跟本知一同當和尚去的，而且不能像哥哥是的娶個老婆，我不高興的抬起隻腳往

坑上用力一落，說，不，我不願去，

媽却笑了，誰叫你去，等你好，我們可以買個替身去換出你來，你不必那樣。我眼裏
漫着淚呢，

其實，媽是痛我，她說她在我病中聽旁人的解說把房後的雞房拆掉，他整夜在老爺案上
插着高香，打發爸爸到本知那廟裏去許願，說把我給了佛爺，讓我一在佛脚下做打掃工作，
可以在佛爺的保護下讓我早離病榻，但是爸爸也愛我，也不打算當真要我跑進和尚羣裏，所
以他又和住持——本知——商議，有法子代替沒有，結果，本知說可以用動物代替，像羊，
牛都可，

本知這人，我不曾見過，也許見過，可不知道那位是他，不過我總聽見過這名字，因為
他們那羣人在附近幾個村莊裏熟人很多，遇到喪事總是他們去給念經或奏樂，左右讓他們喝
酒，他們有的也敢喝幾杯，我也常聽人提到本知這個名字，他有不少士紳朋友，他也常給當
地人有點閒事，在不出差的時日他也常出來串串門，我却知道。其實，主持着這樣小廟的出
家人，有機會盡可以出去逛逛，守在家裏也是頗感寂寞的，

我病好了，雖然是表兄的功勞，但媽却再也忘不掉我是許給和尚廟的，有天是隣居的喪
事，照例一羣禿頭人在那裏吹打，爸爸一定要我見師父，我羞慚，我怕在街上走着讓人家看

我是個和尚，但終于是去了，

本知——何，原來是他，我見過，他在那羣人裏是吹笙的，高個，厚嘴唇，雙眼皮，說話下唇總想包住上唇，微笑得很有神氣，聽爸爸的話，給他鞠躬又叫了一聲師父，他把手放到我頭上說是僧緩嗎，原來是我的法名，這一層我還不知道呢，我愈發着急，眼看我是一定的小和尚了，四週有不少師兄們微笑着看我，什麼意思我也不知道，

爸爸和他談得很高興，兩人商量好在下月中旬見面，也就是我還願的日子，走時，師父給我一大包點心，送出門來還拍着我囑咐我好好念書，大了好做官，

一個月後，我們家裏很忙了一阵，做席菜，買牛羊，縫和尚衣服，鞋，帽，一個早晨，我們就出發了，

到我師父的廟門口，就有小和尚——該叫師兄——跑進去報告，師父笑出來，先拉住我的手，又嚷出幾個師兄來打發抬食盒的人們，

院子裏倒還乾淨，想不起是怎麼個局式，只記得那個佛堂是高的，屋瓦上爬着衰草，幾個鴿子在咕咕，佛堂旁邊似乎還有個磨棚吧，記不清了，好像是有個尼姑從那裏托着麵簸箕出來的，後來走到屋裏才知道那尼姑便是師母，師母有一臉麻子，淺淺的，說話音調很高，裂着一嘴小牙，跟師父的態度是一樣，都很和氣，師母叫我穿上自己帶來的和尚衣服，戴上

帽子，去拜佛。我莫明其妙的裝束妥當就跟他們去了，師父在中間站着，捧上手，合着眼皮不知說着什麼，聽師母的話我跪下去，師母等師父念完以後就叫我叩頭，同時她在那裏敲着幽長聲音的磬，立時我就覺出自己的確是佛門的一小份子，

爸爸也叩了三個頭，起來時，還放十元錢到磬裏，

又把我那套和尚衣服脫下，擺在香案的一角，師父給我帶上一條繩子，就都到師父的臥室休息，

典禮就這樣完了，院這那匹牛拉着嗓子嚎了一聲，我倒看他可憐起來，他居然替了我在這裏的勞苦，而也列入佛門了，

廟裏有四個師兄，兩個是師父的親兒子，兩個是收的，四個中對我印象最深的只有兩個，一個高的，一個矮的，高師兄的脚特別大，我很注意，走路時脚跟是在裏面，一量一量的帶着土，矮師兄也就是小師兄，我師父是他爸爸，他真像個小主人，把師母給他的責任和我玩完全負起，領我到院子裏的各個角落轉，到廟門口去望田野，並且指給我，那一塊是咱們的，那一塊是人家的，他走近一個黑嘴的石獅，講給我，說這獅嘴的油全是大車過這兒掌鞭人抹的，不抹石獅要他車翻，又談起師母，去年生小弟弟不曾生好，禱告佛也沒用，還是請了醫生來施手術的，倒底小孩是扁了腦袋而死去，埋在水坑一旁，談起大師兄就是高

個的師兄，他幫着何姐兒割過麥子，回來挨了師父一陣好打，可是後來和何姐兒在廟後面仍見過兩面，帶着核桃棗給矮師兄吃呢，他還講起前好幾年這廟裏失過一次火，好些人來救時，房子却好好的沒一點動靜，當年這裏就有好雨豐收了的，他說他現在也會念大魂咒了，也懂得打坐時眼要看着鼻尖，他說這廟裏有狐狸，時常在夜裏跑進佛堂去拜佛，——直指手劃腳的講到吃飯，他才往牆角撒一泡尿，跟我回到屋裏，

還，你說不是嗎，和尚不大好當啊，

馬馬忽忽吧，叫真是不成的，

因為不叫真才更難呢，像她們娘兒幾個的吃穿，全要我一人操心，離開她們，她們過不了，不離開，眼看姑娘小子要多起來，又是麻煩，現在，我們還要自己種地，可也不夠吃啊，有時，……

吃罷，僧鉢上坑去，師母托着飯進來，他們暫時住了口，到坑邊坐下，就又說起來，

矮師弟只立在門口，不敢進屋，吃着手指頭看我

師父又喝酒呢，我總覺得天靈蓋上頂着一堆疤痕的人，拿起酒杯都不對姿式，喝多了，那頭頂是一盞盞的亮着，爸爸還不如他能喝，

出了家能喝酒，出了家還能有多大，真稀奇，我以前學知道和尚是一輩子光棍，現在却

明白了，至於像一般人說的和尚像尼姑或跟村女相好的笑話，可是像師父這裏的師母是不是偷的，却不知道，再者附近沒有尼姑庵，也無從偷起，滿許是像長師兄那樣勾當，更不敢決定，他是師父呢，

師父的下唇又要包起上唇，酒喝得很多，臉上兩片油紅顏色，他還不時的張羅我多吃，我却再也吃不下，

原來師母不會在這屋吃，爲什麼呢，我去廚房找她，沒在，師兄說上街了，等她回來，問我她，她說已經吃過，其實，我看未必，也許她等吃退桌席吧，

一切事都沒了，又談了好半天，我們才走的，師父塞了兩塊錢在我手裏，又給一掛銀鎖，鎖上的字是長命富貴，又囑咐爸爸到我生日再來一趟，就算解了星，我又不懂，怕爸爸也不能懂吧，

師母看我們走出廟還囑咐我，給你媽帶好呀，師父抱我上車，矮師兄立在車前拉着師母呆着，看我，長師兄矮師兄，那兩個師兄，加上師父，師母，六個人全出來，大概廟裏已經空了，都裂着嘴向着我們，車走了，遠了，他們才一羣羊是的跑進廟裏，

結果，我對師父有什麼印象呢，我不讀和尚吃酒，娶師母，他管不住師母養孩子，管不住長師兄找何姐兒，他就會在人家那裏吹笙，還會什麼，沒把佛爺求好，也配救活了我，

白白的得了十元錢，一匹牛，一頓飽飯，多虧有匹牛替出我，否則我要苦死在他廟裏了，還不如我那一頭灰髮的王師父呢，倒是他還清清白白的，

(完)

淡藍的花與紅葉

唐

茵

秋天來了，林葉都悄悄的在失望中變黃，淒零的在風中落下，滿滿的成了一陣金色的雨，秋陣在冷風中發着蒼白，繁密的鳥聲變得稀疏了。離菊，在寥闊的藍天下，開始感到寂寞，她聽到白蝴蝶那輕輕的一吻了，

霞在窗前小立，淡黃的夕陽，照射上她瑩白美麗的前額，但却是清涼如水，毫無暖意，一片多情的落葉，滑上她的鬢邊，又悄無聲的隨着風去遠了，

秋天真的來了嗎，她悄然的自問着，驀的抬起頭，遙望天外那片白雲，一片淡藍色的小瓣，輕輕的，落到牠的手上了，一片一片連續着，像藍衣的小女仙，連翩而至，瓶中蔚藍的勿忘我花兒，謝落了，稀疏的枝上，只餘幾朵殘花了，憔悴得，不正像離人的容顏麼，霞，收留下這一束勿忘我的花兒，那美麗的藍色，代表着我們純潔的愛情，語音已渺，花兒已落，往日的深情密意，到何處追尋，

她如癡如醉的站着，一點晶瑩的淚，潤濕了那幾朵殘留的藍花，一片飛逝的流雲，閃過那蔚藍的天空了，正如一片白帆，掠過那大海，那個人兒，為那片白帆，送到海角天涯，如今，已將半月了，鮮麗的花兒都謝了，但是，這人的消息，渺渺難尋，怕故人的情意，也像花兒一般的凋零了，

她輕輕的嘆息着，白色的小紗巾，已為淚水濕透，而連綿如雨的淚點，仍然在滴，

宵邊掠過一個女孩子的身影，粉紅的衫子，粉紅的絲帶，輕輕的綰住濃黑的頭髮，她的眼睛明亮，紅唇含笑，輕輕的歌唱着，

春天啊，

莫飛去，

請留停，

常留停，

在我的心，

她脚步匆忙，好像一隻掠水飛的小燕子，粉紅的衫子，在秋陽中閃爍，令人疑是一片晚霞，她眼光流轉，發現了窗白痴立的霞，

好霞姐，告訴我，什麼事情害得你傷心，

霞爲她一問，宛如在夢中驚覺一般，沉吟半晌才說，

青，你没看見嗎，秋天來了，

青搖搖頭，

什麼秋天，你不要爲那些黃葉欺騙，春天依然存在我們的心上，生長，開花，
霞搖頭說，

春天也許在你的心上，却不一定也在另外人的心上。

也許那是因爲另外一個人把心封閉起來了，只留給秋天，而不許春天進來，

霞默默的微笑了，唇邊回現一顆小圓渦，顯得很美。她的臉，也浮掠上一片光采，但只是一剎那，隨即，爲憂鬱的雲影遮掩了，她又黯然的低下頭，遠人的影子，那日海上那隻白色的船舶的影子，又在他眼前閃動了，她爲憂愁所襲，好像是風中一朵雲，飄飄搖搖，她不禁握住了青的手，那一隻溫軟的纖細的手，徐徐的說，

不，你不知道，並不是我不容許春天，是春天不在我這兒停留，……也許，春天再也不會來了，春天，隨了那隻白色船，在水上飄去了，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再來，

青大睜着眼睛，那明亮的眸子裏，像落着一片迷濛的霧，她說她疑惑，她不明白霞的話，霞於是說道，

上月廿日，是林遠行的日子，前一夜，在星光下，他輕輕的吻了我的手，我們坐的那塊白石，爲露所濕，是那麼清涼，那清涼一直沁入我的心，我不禁顫慄了，他問我，你冷嗎，我說道，你去了，我生命中的陽光消隱了，我將寒冷，永遠的寒冷，

次日，他去了，悄悄的留下一束勿忘我的藍色花，上帝作鑒證，我永遠不會忘記他，但是，他呢，他乘船飄然去遠了，他是在水上走了，我的思念，寄給流水，

青說，

男人本來像水，像雲，他們偶然在一處經過，偶然遇上一個女孩子，愛了她，但隨即又遠遠的去了，我勸你，也不要情癡，林本來是一個流浪者，到處留情，他對你，也不過是一時的热情，豈足憑信，

我瞧他不像一種輕薄男人，他說他從來沒對別的女孩子用過情，他說，我捉住了他的靈魂，他說，我比僅以姿色動人情慾的女孩子，更能維繫一顆心，

你怎麼知道他没對別的女孩子這樣說過呢，

霞無言可答了，但她默默的沈思着，想從記憶中，找出一些事蹟，來作林忠實的保證，末了，她微笑了，

他對我是那般崇拜，他崇拜我如一個女神，你没聽到過他那深情的言語，

呵，什麼深情，一寸淺的深情，在一個痴情的人看來，也如千丈深了，我問你，如果他真心愛你，他為什麼離開你，

他有他的雄心壯志，他得奔赴他的前程，我也不願意做他的溫柔的繩絆，叫他的事業為熱情燒成殘灰，

好一個聖潔的女性，好一個崇高的女性，你既然這麼偉大，就不應該落淚作平常女兒態

了……

霞又爭辯道，

我有理性，也有情感，理性使得我偉大，情感使得我軟弱，我愛他，我願他完成事業，我放他走了，可是，我愛他，少了他，我便寂寞憂苦，因而，我又思念他，

青的眼睛，注視着那雙泫然欲泣的眼睛，

可惜你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他既然千般萬般的愛你，爲甚麼走後連一封信都不給你，這證明他並不思念你，你對他的思念，恐怕只成了片面的相思，

霞突然一怔，青的這幾句話，宛如一枝犀利的箭，給與她致命的創傷。是的，他既然愛你，爲甚麼走了不給你一封信。你對他的思念，恐怕只成了片面的相思，

她默默不能作語了，瓶中勿忘我的花兒，不注意中，又凋落一朵，如今，只有一朵，獨留枝頭了，

劉小姐，有田先生來找，宿舍的女傭人，笑吟吟的來喊青了，她微笑着翩然去了，只留一個霞，在這裏暗自傷神，

她無意中望到鏡子裏那張臉，皎白，美好，有着一張玲瓏鮮紅的小口，可愛的尖尖的下，大眼睛，宛如水波一般，明亮欲流，轉動照人，

淡藍的花與紅葉

多少時候來，她沒有臨鏡了，這美好的倩影，真使得她覺得幾分自惜，自憐，這美麗的容顏，轉瞬不就像瓶花一般凋殘嗎，林去了，消息沈沈，安知道，他不又在異鄉，遇到另外一個女孩子，其至於，或在船上邂逅一個嬌娃，……什麼山盟海誓……，此刻他也許用來向另外一個人說了……，我將永遠在期待中，消失了我的青春嗎，

她感到一些迷亂了，青的話，實在擾動了她的心，

幾天過去了，這人仍然消息渺然，她想，青是對了，男人都像水，索性將瓶中僅餘的一朵勿忘我花兒，也摘下了，連枝扔到窗外去，換了一件美麗的淡黃輕衫，想着到校園裏去走走，

一會兒，校役送進一張名片，上面是一個陌生的名字，

秦應揚，

名片旁邊，並用自來水筆，寫了幾個紫羅蘭色的字，

魏小姐，林英超君乃我之至友，常聞彼言及小姐，學識卓越，令人欽敬，久思登門請教，但苦無機緣，今特冒昧親謁，不識得賜一見否，

她拿着這一張名片躊躇了，她聽到林在臨行前向她說過這個人，說他是一個智識學問都很好的人，但從來不曾見過，真奇怪，今天他何以突然來要見自己呢，

那校役見她沈默不語，便說，

魏小姐，那位先生在會客室等着，你見嗎，

她輕輕的點了點頭，梳了梳頭髮，淡淡的拍了一層粉，便下樓去了，

她走進了那會客室，一個褐色西裝的青年，滿面是謙和的笑容，向她深深的行禮，

他的面色微褐，大眼時高鼻樑，一雙深黑明亮，宛如秋色湖水的眼珠，在白邊的眼鏡片下，泛動着，他微微的笑着，打量着霞，

是魏小姐，久仰，時時聽到林先生讚美您，今日得見，真覺光榮得很，

那語聲，是溫柔而低沉的，像拍着崖岸的水流，霞好像在何處聽到過這語聲，這語聲，曾溫柔得溶化了她的靈魂，呵，這是林的聲音呵，多奇怪，這人的語聲是多麼與林相似呵，她臉上微微泛紅了，她流利的言辭，為種種起伏的心潮所阻，變得蒼溜一般斷續了，

呵，秦先生，……不要客氣，……我是很歡迎您降臨的……

她默默的，坐在沙發上，開始自己檢查那隱密的心緒了，她此刻何以這般喜悅呢，她的心，好像一片晴霽的藍天，一陣什麼方向的風，把那灰暗的雲片都吹逐得不留痕迹了，如何以這般由衷心的歡迎這人的來臨呢，她平時不是最不喜歡一些絡繹的來訪者嗎，聽呵，聽呵，對的，那水流一般美妙的聲音又起來了，低下頭，不要看這張陌生的面孔吧，這分明是

林的聲音啊，且說他是昔日的戀人吧，多麼溫馨的感覺啊。

魏小姐，聽說您對文學頗有研究的，不知喜歡讀誰的作品呢。

那深黑的眼睛，旋繞在她的眉梢了，像兩顆繞枝柯的流星，她感到那光的強烈，燃熱了，她像生活在溫暖的熱帶了，一片紅霞，飛到她臉上去，她不敢抬頭仰望。

我只是偶而涉獵罷了，談不到什麼研究的，說到作品，我喜歡梅立美，那美妙描寫，那濃郁的地方色彩，簡直是一張新異的風景畫，那人物的敘寫，那人格與靈魂的活躍，真能使人神往。

是的，梅立美得到一個聰明的異國的知音，真是無比的光榮。我自己呢，也喜歡他的作品，我更喜歡梅脫林克·梅脫林克寫的東西，都帶着神秘的色彩。甚至於寫愛情，也是那麼神秘飄渺，極其空靈的。

啊，她微微的笑答着，她凝望一下說話的人，寬廣的方方額頭，閃着智慧的光采，這額頭，也是林所獨有的，真奇怪啊，林的美點，都會萃在這人的身上了嗎，除去了那雙眼睛，這人的眼睛，是凝定深遠的，林的眼睛，却是活潑流動的，這人有着哲學家一般深遠的眼睛，時時刻刻，想透視到人的靈魂，林有的，却是一雙詩人的眼睛，快活，明朗。

那人微笑了，得意的接受了那多情的注視，他好像，在那一雙明媚的眼睛中，發現了他

自己的可炫耀的驕傲的位置，他又繼續說，

說到愛情，真是宇宙間偉大的力量，因為牠存在，太陽才放光，花朵才吐艷，羣鳥才爭鳴歌唱，輕年人才跳躍，微笑，我們真不能想像那失却了愛情的世界，一切都黯淡了，凋落了，芳香，歌舞，都沒有了，只有死滅，

這話，一字字，深深的落下霞的心上，她的心，好像投石的水面，現出圓圓的圈紋了，動，蕩，旋流，……不能再歸於靜止了，

那人又接着說，

愛情，是一種力量，也是一種奇蹟，它來去無聲，無形，每每在一種極其奇巧的遇合下開花，……它還有一種特質，就是 愛情與時間空間是有密切聯繫的，過去的爱情，會隨着時間退色的，而距離，也會阻攔住愛情的水波，魏小姐，你承認這一點嗎，

霞怔忡了，這些話，這人難道是一個神巫。來給她指點與暗示嗎，她不知道怎樣回答他的詰問，但想到那一個清晨，海上那隻白色的去遠了的船，那枝凋謝了的淡藍色的花朵……，眼前這一雙星一般照人的眼睛，水波一般溫柔的語聲，她默然無語了，天遠來這個人來解答她多日來的疑問嗎，他回答了她多日的疑問了，他告訴他心懸的問題——何以林去了多日不來信呢。——過去的愛情，如過眼的雲煙，色彩，也將隨着時光退色黯淡……，距離能攔

阻愛情的水波，她心頭不知是什麼滋味，她覺得應該爲這解答，這傷心的解答而悲泣的，但是她何以沒有一滴淚呢，——但她覺眼前有一道光照着她，那是一雙如星眸子裏，射出來的光，她竟沒有眼淚，反而想微笑了，

他們的話，連綿如雨，一直繼續了三小時，他告辭回去了，說隔一日，請她去西山看紅葉，那鮮明的顏色，是會使人怡悅的，

看完紅葉歸來，已經是日落黃昏了，他們滿襟綴飾着艷紅的葉片，乘着急駛的大汽車進城，夕陽是多麼美麗啊，古城牆在晚霞中也變成紅色的了，遠處一片水，閃動着銀色的光，一隻白色的鳥，在水上低低飛過，她不想那隻去遠了的白船，

進到城中，他們又到公園中去看明月，今夜的月色，顯得格外的皎潔，照得湖水都閃雪光，秋花在草間微笑，好像有春天的意味了，

多麼快意的散步啊，輕碎的步伐，輕碎的細語，人影掠過兩行松樹，與樹影交織在一起了，

多麼美麗的夜啊，

兩個人同時說，又同時相視一笑，

霞，你看看那片水，你想走什麼，

我沒想什麼，我但想到水上的月色，分外美麗，明亮，

你不想到那一隻白色的船嗎，

我不再記起它了，它永遠去吧，不要再回來，我但愛我手邊這一枝紅葉，
爲甚麼，

這一枝紅葉的顏色，多麼動人啊，它是上帝特派來安慰秋日的人們的，它有的，是春天的顏色，握住它，我就好像領有春天了，霞輕快的說着，輕快的笑着，林的影子，淺淡了，她但感謝這眼前一個人，林給她的，是寂寥的秋天，而這人呢，又交給她春日了，

十點鐘，踏着月色，他伴送她回到學校去，珍重的，互道晚安分手了，

奇怪的謎似的生活啊，僅只一月，而命運分配給她秋春這不同的兩個季節，
轉瞬一週又過去了，而西山採來的紅葉，漸漸乾枯了，那個伴她採紅葉的人，也幾日未見了，謎似的人物呵，

早晨，清寒的秋風吹來，她真覺得有初冬的意味了，她收到一封快信，那道勁的筆迹使她心跳，這是林的，她暗想這封信她曾經延佇盼望過，可惜已來得太遲了，她慢慢打開來，
霞，

你再也猜想不到，我寫這信給你的，心上是什麼感覺，我只覺我應該感謝你，給

了我一個很好的人生教訓，

我這該誇獎你的聰明，爲了我自己的愚昧，聰明人的第一個特徵，便是，善忘，輕信，

我離開了你的原因，如今，你還不曾真正知道，現在，我告訴你好嗎，我要用分離，做我們愛情金石，

在過去的歲月中，你是那般的愛我啊，你說過，世間沒有東西能消滅了我的愛情，我說，別離呢，你說，別離更會加強了情感，我聽了那偉大的言語，多麼感動啊，我神一樣的崇拜你了，爲了我那神一樣偉大的言語，記得嗎，當時，我還試着用低能的句子，來註釋你的言語，我說，時間會淘冶我們的情感，純金一般的放光，距離，會引得我們的情絲更長，那一夜啊，我發了願心，永生爲我們愛情祝福了，我們互相誓語，這是一生最初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戀愛，我們永遠相愛，不再開始另外一段新的愛情，

我那時是那般的誇耀我這寶貴的爱情啊，我崇拜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甚至於超過了我自己，我對我的哥哥，誇口我們的愛情，誇耀偉大的你，他冷笑了，他說，這只是彼此不自知的欺騙，我當時，竟爲了他這言語，對我們爱情的不敬，對你

的不敬而怨怒了，他說，我如果不信他的話，不妨試驗一下，看看真理究竟在誰那一方面，

於是，我按他的計劃實行了，你知道，我當時自己滿以為可操勝算的，我瞞着你，我說我要去上海，其實乘船走了不遠，我便悄悄的又回來了，回到天津的家裏住起來了，這期間，我那個向未和你謀面的哥哥，便假冒一個秦君去訪你了，你知道，我和你分別的前一夜，提到的一個秦君，不是沒有用意的，

那個秦君去看你了，他向你的每一句談話，都是我們兩人相合計議的，那言語，整和我們的热情誓語相對，想不到，那些言語竟成了對我的嘲諷了，

他去訪你後，每一次和你的談話，回來後都有詳密的記錄，於是，我也知道了你們的妙語，（尤其妙的，是你心，）

他說，你想不到那一隻白色的船嗎，

你說，我不再記起它了，心永遠的去吧，不要再回來，我但愛我手邊這一枝紅葉，他說，爲甚麼，

你道，一隻紅葉的顏色，多麼動人啊，這是上帝特派來安慰秋日的人們的，它有的，是春天的顏色；，你的話啊，還要我都抄出來嗎，我的心在流血了，不必我再寫，你一定

會記得的，

啊，偉大的女性啊，偉大的謊語者啊，我該怎麼崇拜你啊，一個多麼偉大的，然而易於揭穿的謊啊，這該是你想不到的，雖然你聰明，

我和你分手，不過只是半月沒給你信呵，而你便變了，你自己把自己的謊揭穿了，時間，空間，我感謝這兩個偉大的尊神，十餘日時間，二百餘里的阻隔，

什麼是愛呢，什麼是真實呢，對人生，對愛情，我整個的失望了，

我感謝你，我感謝我哥哥，如今，他在我身邊向我冷笑了，那比你的巧笑更好一些，我以前自以為認清你的靈魂，我自矜有兩隻銳利的眼睛，如今，還是閉上眼睛吧，叫眼前只一片黑暗吧，真正能鑑別靈魂的，還是那個秦君，別了，我佩服的聰明女孩子，多變化的晚霞，

英超，

霞哭了，淚濕透了那幾張薄薄的信箋，她朦朧的意識到目前的季節，不是春或秋，已有初冬的意味了，

(完)

「駱駝蹄子」之死

汪
家
社

一
在生之旅途上，四老太太已然徘徊了七十四個年頭了，

自殺究竟是弱者的行爲，人誰不願意在世上多活幾年呢，但到了人老珠黃的時候即是活着也恐怕無大意味罷，然而四老太太，却依然津津有味的生活着——這話似乎欠通，四老太太不過時時刻刻懷着生的渴望而已，眼前的生活其實並不十分有味，

不十分有味，這是有原因的，四老太太者，四老太太的丈夫的第四位太太也，本來四老太太的名字裏是沒有這個老字的，但當四老太太的七十大慶剛剛辦完之後，她的六十九歲的大夫便染暴病死了，這以後不久，四老太太的丈夫的二太太與三太太，也相繼追隨她們的丈夫歸了西天，於是四老太太的名字裏才被兒孫們給加上了這麼一個老字，而成了全家的最老者了（她丈夫的大太太是在中年就死去了的），四老太太常常引此爲榮，說，

人是不能造孽的，造孽的人閻老爺就先提他……

那言下之意自然是說她老人家不曾造孽以至於現在還好生生的活着了，

但壽數大的人却反不如早死了的人幸福，四老太太雖位居一家之主了，却招得兒孫們許多詛咒，兒孫們是不大有甚麼好臉色給她的，四老太太乃落得無邊的寂寞。在每一個時辰中

那原因恐是四老太太的命太硬了吧，兒孫們都說二太太與三太太的死實在是四太太起的，四老太太此時在這個宅門中不啻是一個陌生者了，她的膝下本沒有親生的兒女，而其餘的兒女們又都是那死去了的三個太太所生，所以兒女們只要相聚到一起，便要議論着四老太太如何如何，但說來說去總不外是說四老太太這個東西太可惡吧，孫輩們呢，自然也都因聽慣了父母們的議論而無由地怨恨起他們的奶奶來，

所以四老太太在名義上雖是頗幸福的人，實際上却正是相反，街坊們常常對她說，

您老真是造化的人，這些兒兒孫孫的……

苦痛乃開始侵蝕着她的心了，但四老太太的老臉上却仍掛着勉強的微笑，慢頭頭的說，

唉，甚麼造化……都不能讓人省心呀

都不能讓人省心呀，這句話從她嘴中吐出來以後，她的心坎兒上却更加淒涼起來了，年老的人是最喜歡生氣勃勃的孩子的，雖不能在孩子們的身上取到些甚麼，但望着孩子們的天真活潑至少也可以安慰一下寂老的情懷吧，四老太太也是如此，但當她扭住她的孫女玲兒的一雙小嫩手時，玲兒總是盡力掙脫，一張小臉變得通紅，

玲兒，我問你——四老太太更努力的扭住她，把老臉貼得更近了，一氣不接一氣地問，你怎麼老躲我，

玲兒一聲不響，小臉蛋漲得更紅，如避一隻野獸般變着方法東躲西躲，四老太太體諒不到孫子的心情，反像感到興趣般說，

「……又不是十七八姑娘，這般害羞幹甚麼，而手下用的勁却無形更增大了，直扭到了屋角，孩子乃感覺到掙脫不開困苦，利用日常對父母要挾的慣技，兩個嘴角連各畫一道弧線，

哇……嬌小的哭聲乃在寂靜的空氣中接蕩開來，跟着，

媽媽呀……

媽媽聽到了自己女兒呼救聲，以為是受了誰的欺侮了，便忙着跑出去，但尋着孩子時，却發現奶奶剛從屋角蹣跚的走開，便忍不住要厲色問了，

幹嗎，誰欺侮了你，那意思倒是專質問四老太太的，

她……捏……我……孩子見了自己的親人，更放聲哭了起來，同時舉着一隻被老太太扭紅了的小手給媽媽看，媽媽自是心疼這塊肉的，於是扯起喉嚨喊了，

四老太太，妳這是幹什麼，

四老太太自然沒話可辯了，又兼耄了的口齒說起話來不十分伶俐，半天竟吐不出一句話來，媽媽却更急了，

說呀，妳老人家難道要害死一口子麼，

四老太太嘴皮動了動，答不出一句話來，終於蹣跚地走進套間裏去了，

伶兒，下次別上她這屋來玩了，聽見沒有，拉着孩子走了，但四老太太還清清楚楚地聽到天井裏送來這麼一句，

老不知羞的，還活得怪有趣，都死了，讓妳活……四老太太聽到這話，像有萬把刀着她的心，而自此以後，四老太太見了孩子們也只贏得一兩聲嘆氣罷了，

按理說老年人對於一切事是應看得平平淡淡的，而四老太太却不，她的一根包銀的簪針丟了，她能不嫌累的罵一個整天，有時分明是自己把事情幹錯了，却也怪罪到旁人身上去，家中人漸漸皆養成一種好性情，把四老太太的罵比做嬰兒啾呀呀地學語，從此鬧氣可以少生了，

四老太太說要老當益壯，每天就自動地提了醬油瓶去打醬油，一個夏日的早晨，四老太太又照例提了瓶子出發了，但剛剛邁出門口沒有幾步，他的脚下忽然覺得有點滑膩膩的站不住，她極力穩定了腳，用一隻手扶住了牆，放下油瓶子，灣下了腰要去辨出個究竟，突然一陣濃臭氣衝她的鼻管，她八成猜中這是甚麼東西了，但她偏要更進一層地明白這東西倒底是甚麼時，便睜開昏花眼去看，

失去了重心，她老人家的禿頭撞在牆上，一羣羣金星都奔的她眼上來，

離她老人家禿頭不遠地方，擺着的那一攤黃黃的，稀稀的東西，惹得過路人皆笑了，立起來時她的頭部感覺到過分的疼痛，憤怒與志恨乃開始在她心中燒燃。她一邊把脚上粘着的東西向石階上抹，一邊却開始罵了起來，

罵了一刻，把街坊的女人罵出來了，街坊的女人和她道歉地說明了這是她孩子幹的事時，四老太太却更加了油似的罵了起來，大半是一肚子委曲無處訴去吧，即是不堪入耳的話都罵到了，街坊的女人忍耐不住，不示弱地也罵了起來，

這幕喜劇自然引來頗不少的觀眾，

二

自那一場喜劇演過以後，街坊們乃替她老人家取了個名號，曰，駱駝蹄子，其實這也不無原因——噢，你只要閉目一想像，駱駝蹄子這麼個字眼兒，則就勿庸再解釋這原因了，

家中人明着雖還稱她是四老太太，而背地裏却也駱駝蹄子，駱駝蹄子的呼着了，這是很難禁止的事，雖然四老太太時常聽見，

駱駝蹄子，蹣蹣跚跚，提着醬油瓶，四老太太又在街道上走着時，孩子們乃這樣地喊着

了，

這羣野小子，窩窩頭撐多了麼，

四老太太站住了，扭過頭來，用不怎麼純熟的山東話這樣罵着，

窩窩頭倒不多，大真可吃了個夠咧，孩子們零零碎碎地喊着，

這喊，使四老太太浸沉在回憶裏，這回憶使她感到鬆鬆，這回憶使她感到憤恨，她開始拿孩子們來舒舊恨了，

沒教養的畜生，她罵着，咬緊了牙，

是啊，孩子們，你還——，孩子們比了個手勢，跟着響起來的，是孩子們串串的笑聲，

四老太太感到兩片嘴確確確不如孩子們伶俐，彎下腰，拾起一塊瓦片，孩子們分明看見了，却不躲，四老太太確是老了，一塊瓦片擲出去，不曾到了目的地的二分之一，便失了效力——吧噠，落在地上，

孩子們露出奚落的冷笑來，搖着頭，插着腰，每個人的臉上都掛着得意，四老太太却益發生起氣來了，蒼老的臉上透出更蒼白的顏色，終竟還是利用了嘴，

可惡的畜生——底下沒了詞兒，一拐拐走了，但孩子們是不能輕易就讓她走了的，走過去，一把抓住她的短衫，用力一拉，

駱駝蹄子，我讓妳倒，四老太太雖然未曾倒，却也恍惚地站不穩了，直到四老太太喊劈了嗓子時，孩子們才各自挾着勝利的神情走了開，過了一關，

但還不出胡同口時，一關却又來了，一個年紀較大的孩子一見了她的面，裝着頗驚訝的神氣說，

嚨，還活着那，您老人家，但緊接着，

呖，那活得有味兒的，

過路人一陣狂笑又響了，

四老太太是最厭惡同時也最懼怕這個字眼的，如今孩子們却拿它來開玩笑了，她脚步慢了下來，甚至於停住，口中剛要吐出的罵被另一種力量給牽住了，只嘴皮動了動，

差不多每天都膽却不了這兩關，四老太太乃漸漸感覺到難以應付，下了決心，率性鎮日躲在家裏，不出大門一步了，

駱駝蹄子這名字，孩子每每還像有趣的談話資料般說着，笑着，

三

未三月，消息傳出，四老太太死了，

駱駝蹄子之死

首先門上的兩張白紙，過路人皆要瞧上两眼，稍稍與這個宅門熟悉一些的人，便不免要向門中人打聽，

怎麼，這邊老太太故去了，問話人臉上露出懇切的表情，

答話人却漠不關心地，那個老傢伙麼，

問話人臉上神情突然鬆懈，是呀，

死了，乾脆，沒有力量，那答話人，

於是，一傳十，十傳百，凡是這條巷子的人大多知道，駱駝蹄子死了，孩子們無感觸，仍將她做爲談趣的資料，而志恨她的人却頗快意了，同情而憐惜她的人很少很少，幾乎沒有，

問原因，沒有，老了的人還不該死麼，於是問話的人只得止於此了，

喪儀相當熱鬧。（完）

康德十年九月十五日印刷
康德十年十月十五日發行



▲短篇名作集▼

定價一元六角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二段五五號

朱楠秋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二段五五號

何一鳴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二段五五號

東方書店

奉天市北關區大北街四段二一七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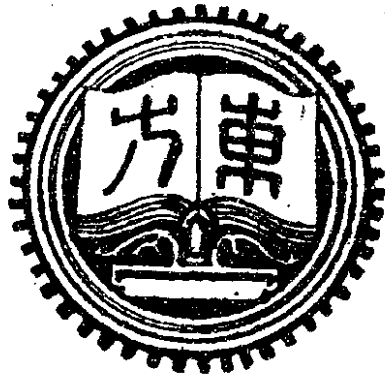
董致榮

奉天市北關區大北街四段二一七號

關東印書館株式會社

編輯人
發行人
發行所
印刷人
印刷所

8
257042



211.6.20.